



# 國聞週報

期二十第

卷一第

## 目 要

中華郵務局掛號認爲立券新聞紙類

社評(三則).....政之誠夫炎炎

近世教育評.....英國羅素著  
子寬譯

德廢帝威廉之不平語.....蔡受百譯

美人對中國政象之意見.....美國寶瑪斯  
密勒氏

中國影片新評(棄婦).....心冷

東方偶人(小說).....馬二先生

犧牲者(小說).....創我女士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廿八日發行

行發社報週聞國

DECEMBER 28, 1924

Vol. I. No. 22



## 名人錄



葉恭綽

葉恭綽字譽虎。四十三歲廣東番禺籍北京京師大學學生。畢業後曾執教鞭於鄂省學校。旋入交部。列任參司各職。爲籌劃收回京漢鐵路管理權之一人。共和政府成立後仍供職交部。兼任統一鐵路會計等委員會委員。以幹練聞於時。二年交通次長。四年去職。六年一任財政次長。繼而復任交通次長。七年辭職。特派赴歐考察實業交通專使。九年兩任交通總長。十一年全國實業督辦。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奉直戰後赴日。十二年廣州政府財政部長。十三年十一月執政府交通總長。歷授二等嘉禾章。大綬寶光嘉禾章。一等文虎章。比日丹各國亦皆贈有勳章。爲交通界中有數之人物。

# 編 輯 者 言

△「近世教育評」爲英國學者羅素之近著、文中於近世教育方針、多所評述、且于教育的自由、論之尤爲透剔、誠教育界不可不讀之作、

△德皇威廉二世、固一世之雄、徒以大戰敗衄、遂致幽廢、讀本期「德廢帝威廉之不平語」則可知此老雄心猶在也、

△創辦密勒評論報之美人「賽瑪斯密勒」通曉中國情事、其言論足以影響美國對華外交政策、本期「美人對中國政象之意見」爲氏最近發表之意見、讀者幸勿等閒視之、

△本報對於各省情形、本開一欄以紀載之、且求普遍、俾各省內情、使國人洞悉無遺、茲愛真君以「今日之福建」一文、惠特刊入本期、以供國人之參攷、至其餘各省、如承各界以調查報告惠寄、苟無黨派臭味、本報無不樂予刊佈、特此附告、

## 目 錄

社評(三則)

善後會議與國民會議.....政之

江蘇問題與裁兵運動.....盜夫

日本的祖先究竟是誰.....炎炎

近世教育評.....英國羅素著 子寬譯

德廢帝威廉之不平語.....蔡受百譯

美人對中國政象之意見.....美國賽瑪斯密勒氏

怎樣纔可以講主義.....愛真

今日之福建.....愛真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公展

曲諧(續).....二北

中國影片新評(棄婦).....心冷

斬龍遇仙記之劣點.....一得

東方偶人(小說).....馬二先生

犧牲者(小說).....創我女士

一幕(小說).....心冷

前期勘誤表





評社

## 善後會議與國民會議

政之

善後會議條例已於二十四日公布。查善後會議與國民會議之名稱。初見於段合肥前月由津入京就任臨時執政之馬電。蓋欲以善後會議謀目前之整理。以國民會議圖將來之建設。前者重在結束。故人選側重經驗。後者旨在創造。自須廣事網羅。組織尙待討論。論其用心。未可厚非。祇以當時北方初遭大變。都門人心惶惑。不甯。段氏以時勢所迫。倉卒入都。未及待孫中山到津詳細討論。嗣後中山到津即病。未能剋日晉京與合。懇切實商榷。中間訛言朋興。一若善後會議之召集。爲孫段破裂之朕兆者。實則善後會議與國民會議之預備會。并不相妨。段之所以主張善後會議。意在集合各方面有實力有經驗之人物。公開討論。以解時局之糾紛。以作建設之準備。使實力派與有經驗者參加。正所以圖執行之便利。免議案於空疏。蓋欲解目前之紛擾。其中有無數事實問題。非合實力派於一堂。無從得其癥結。強其贊同。而今後建設事業。經緯萬端。具有學識經驗者之意見。尤儘有參攷之價值。至於國民會議之預備會。儘不妨另行召集。或逕行召集國民會議之本會議。亦無不可。緣善後會議與國民會議各有任務。初不必混爲一談。藉曰善後會議有籌議建設方案之責。抑若涉及國民會議範圍。實則此不過建議與提案性質。斷非絕對不能容許者。將來國民會議對於各該方案。儘有表決去取之權。似亦不足爲根本反對之口實。惟以善後會議決議國民會議之組織。似覺不妥。然而國民會議之預備會。如何產生。仍是難題。政府之所以授權於善後會議

或亦因此要之。比較多數人之公開參與。終優於個人之獨斷獨行。此吾人所以對於善後會議表示相當贊同。惟有一言須爲政府與國民告者。將來國民會議之組織。應當慎重研究是也。以今日國民之智識程度言。普遍的參與國政。迨不可能。則較善之法。自宜從職業團體選出代表。然於此有兩問題。第一所謂職業團體本身組織如何。以吾人所見。國中職業團體之較有組織者。僅商會教育會而已。銀行公會他如農會工會則或向未成立。或名不副實。此外最有智識之律師公會且往往內訌不絕。本身且未能開成大會。而號稱輿論代表之新聞界。則團結尤爲不易。以此漫無組織之職業團體。將何以推選妥人。參預大計。若不由職業團體推選。而令任何團體皆可參加。則僅僅上海地方五光十色之團體。已無偌大會場。可以容納。第二今之有政治法律或軍事財政學識者。未必便有職業團體可以加入。而職業團體中人又未必具有上述之相當素養。憶前年全國教育界實業界開聯合大會於上海。事先中外矚目。以爲必有崇論閎議。一新世人耳目者。乃開會之結果。其無能力無智識。直令人可驚。蓋彼等平日於政治實際問題。本少研究。故覺言之無物。而議決之案。亦決不能影響於事實。今舉國之人多屬望於國民會議。將來如何而可以得學識兼優之代表。實爲一極大問題。若夫議決案之能否適於實行。則更渺渺茫茫。不可預料。此吾所爲抱無窮之憂疑。而望政府與國民預爲注意也。



## 江蘇問題與裁兵運動

二

誠夫

自齊燮元逗留南京不去。積極爲備戰之行動。將告解決之江蘇問題。復生波折。顧江蘇在事實上初無反抗中央之可能。齊燮元亦初無抗命之決心。其所以生出糾紛者。政府對蘇事處置之手段。實亦應負相當責任。何者盧永祥宣撫蘇皖之命令。本不必與齊燮元免職。韓國鈞兼督辦。同時發表。儘不妨候齊氏卸職。或確有抗命形跡。再爲發表。乃計不出此。三令齊下。從形式上言。齊氏與其部下。昔曾與盧爲敵。今茲處置。一若意存報復。故意予齊難堪。從事實言。齊部數萬人。亦不能無所惴惴。因此之故。乃予齊以煽惑之資。殊爲可憾。加以政府對蘇。本主和平解決。而惟恐齊抗命。又令奉軍爲南下之預備。於是蘇人遂以盧來必攜奉軍以俱來。將盧之宣撫與奉軍之南下。併爲一談。蘇人因懼奉軍之故。乃有代表函電之爭持。齊氏窺及蘇人心理。遂益藉爲口實。此不得謂非政府之欠酌也。就現勢觀察。盧永祥既稱暫不南下。齊燮元徵調軍隊。亦多不聽命。結果齊或仍將自動下野。江蘇問題或可望和平解決。惟此後奉軍無論如何。殊無南下之必要。蘇人以兵燹餘生。不願再有客軍入境。重增糾紛。其理由甚屬正當。盧將來至蘇。亦無借重奉軍之必要。盧在蘇之舊部如第十師及臧致平楊化昭之部衆。皆堪爲盧用。盧氏隻身而來。絕無可虞。盧氏來蘇代表。曾有不帶兵南來之表示。段執政亦有主盧少帶隊伍之言。吾人仍希望段盧兩氏。遵守前言。尊重蘇人意旨。勿令奉軍入蘇。則其有裨於蘇局前途及蘇人幸福者。當非淺鮮也。

年之戰事。似亦已厭棄其兵營生涯。觀於此次齊燮元調軍北上。各軍不願應召。其情形可以概見。此時苟乘機辦理裁兵。允爲絕好之機會。蘇人呼籲裁兵節餉。多歷年所。均未能到達目的。全省人民亟應起而爲極公允之裁兵運動。同時並要求政府主持尅日辦理。

顧裁兵非僅裁去之後。即爲了事。尤必顧全被裁者之生計。蓋人民之甘於當兵。其大部分之原因。仍爲迫於生計問題。苟一旦被裁之後。生活不能維持。轉將變而爲匪。其貽害社會之程度。恐較未裁以前而尤過之。故辦理裁兵。尤必注意其生計問題。苟使被裁之兵及下級官佐。於被裁之後。得有穩適之生活。則兵士自願棄其兵營生涯。而復爲平民。吾人固不必作屯墾實邊等之套語。但江淮之間。可供墾殖之空地。實不爲少。以蘇省裁遣之兵。墾蘇省之空地。由省政府負擔相當之費用。事之公允適當。無有過於此者。

至於裁兵之辦法。第一應先定兵額餉額。原來軍隊。每多空額。實際上但有餉額而無兵。此項空額。固應廢除。而於定額以外之兵隊。亦應一律裁汰。第二老弱者當兵。固不能勝任。即農工工作。亦不能舉。此等兵士。祇可分別酌量。助以資斧。遣歸原籍。謀輕易之生涯。第三少壯者。此等兵士。力強年壯。或另辦工廠送入工作。或如上述。遣之至江淮墾殖。均甚適當。有此穩固之生涯。自將覺愈於前之兵營生涯。被裁者既概有適當之安插。如此裁兵。方爲公允。方爲能達裁兵之目的。蘇人受兵之多苦已久。當此裁兵運動可以實現之時。誠不宜輕自錯過也。



# 日本的祖先究竟是誰

(步炎)

日本的祖先。在中國人眼光中。當然是我國秦始皇的時候。遣出童男童女三百人。過海求藥。遺傳下來的後裔了。孰知竟有人說日本人原先是白種。有的說是馬來人種。英德兩國駐在東京的大使。併且引起一場劇烈的爭辯。這在我們中國人眼光中。真要算是創聞了。

據外國報載。上月(十一月)東京亞細亞學會延請教授輝門博士演講「日本人種之原始」。輝門博士在日本多年。於東方事情研究有素。尤於人種學更有心得。他從神話上稗史上種種考據。斷定日本人是從南洋馬來羣島一帶遷徙過來的。這次會上。英國駐日大使愛列德爲主席。亦是素來研究人種學的。不以輝門博士之說爲然。他以為日本人實在是亞洲大陸人種。不料這天會上還有一個德國駐日大使朔甫博士。也是一個人種學者。他却贊助輝門博士的見解。因此兩個大使之間。發生了學術的辯論。

據輝門博士所演講的。他研究日本人種的原始。已有好幾年。他斷定日本人是馬來人種。就是這好幾年鑽研考證的結果。他說日本人到馬來去。學馬來人的言語。不需多時。就便學會了。他又引出許多馬來語與日本語相像的證據。但是英國愛大使則說日本語與馬來語。有絕對不同之處。馬來語多前置詞。日本語則甚多後置詞。輝門博士復說明日本人種矮小之原因。是由於馬來地方氣候煦暖。房屋建築。甚是輕脆。及遷到日本島上以後。天氣大冷。而他們建築房屋。還是沿用馬來地方的舊技。嚴寒的天氣。逼得他們常過戶內的生活。甚至養成盤膝蹲坐的慣性。因而

使他們後裔的軀格。不能偉大。祇看日本人今日的漁夫獵人過戶外生活的。他們身格。仍舊保持他們祖先的高岸模樣。可以證明了。還有日本人崇拜祖先。迷信多神。以及其神話稗史。無不有與馬來人種相似之處。日本廟宇的構造。實即爪哇馬來古昔時候建築的模型。

這天會上。還有一個菲郎國駐日公使雷斯德博士。也是一個人種學家。他說以上種種考據。都不敢認爲的當。至於語言。尤其不足爲斷定人種原始之基礎。譬如美洲黑人。再過幾百年後。攷究他的祖先來。又怎樣可依他的言語爲憑呢。

自從此會辯論之後。日本人究竟是何種人。依然在模糊未定之天。而日本政府方面。則頗承認彼國一部分學者的攷據。說日本人是白種人。因爲日本最初的土著是「愛諾」。愛諾是白種人的支出。而日本人即是愛諾的嫡裔云。

記者按輝門博士研究東方事情有年。大概祇是研究東方事情的一小部。而沒有研究其全部份。倘若研究過全部份。則依輝門博士的方法。從語言上稗史上。即足斷定某種人是某種人的後裔。那末。請輝門博士把中國的語言文字。性情風俗。以及上古時候席地而坐的種種習慣。稍一考證。一定要瞿然跳起來說「錯了。錯了。我以為日本人與馬來人種相像。就知道與中國人更像啊」呢。原來輝門博士。祇是在東京多年。難怪他的所見不廣了。



## 近世教育評

英國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著  
子寬 譯

四

自由有絕對相對之分。絕對之自由。不受任何之限制。相對之自由。則有一定之限度。不可過事縱放。以言教育兒童或人民之自由。則屬於後者之一。作者昔遇一女士。彼主張兒童之一切舉動。不應禁止。當聽其自由發展天性。而作者則以流於縱恣為虞。因詰以矯正之道。女士僅強答以譴責二字。不能自圓其說也。夫任何兒童。萬不宜完全聽其自然。否則遲早必至於沈溺而後已。汚穢也。貪食也。吸烟也。自召疾病也。在存皆為勢所必然之結果。終而至於長成。則成人惡習咸備。是故吾人提倡教育自由。當非僅任兒童性之所適。終日耽樂而已。必另有訓練之道。與夫約束之方。惟訓練之程度。與夫約束之方法。若何始為適宜。則應細加研究耳。教育人民。亦猶是也。

教育一事。可從國家宗教學校父母及從兒童自身數方面觀察。而見解各異。亦各有偏頗。惟於今日之教育原理。要皆有所貢獻。茲分別剖白其內容而申論之。

近世教育。國家為決定一切最有力之主宰。惟國家之注意教育。尚係最近之現象。歐洲在上古中古時期。國家於教育。膜不過問。迨文藝復興。始獎進十子。然皆別具用心。是時法國有法蘭西學院 College de France。等教育機關之創設。其目的乃欲藉此而抵制道僧徒所設之神道學校 Sorbonne。英德兩國。因宗教改革。亦存由國家管理大學及文法學校之意。蓋亦以防舊教之流毒。然事均漸成泡影。遞及近世。在未有強迫普通教育運動之前。國家對於教育。猶未有確定及永久之設施。惟至今日則情勢一變。國家支配教育之勢力。已超越乎其他各方之上矣。

強迫普通教育運動之興。其動機種種不一。人民自身有要求識字作書之覺悟。一也。社會公認國民不學。為文明國之奇恥。二也。民主主義非有教育無可實施。三也。此外則教育有裨益商業減少犯罪便利小民謀生之效力。漸為人所共知。此亦為社會要求普及教育之一因。在英法兩國更含有抵抗宗教勢力之作用。普法戰爭而後。民族主義者。尤感教育之可增厚國力。亦盡力提倡。惟茲數端。其初亦僅係強迫普通運動之附因。而其主因固仍不外各國人民之以不學為可恥耳。

各國政府自採強迫教育制度而後。益覺其另有種種功效。知有教育之結果。無論欲人民為善為惡。所在皆易於控制。社會犯罪更可減少。運用公衆之力以推進公共事務。益易觀成。而全國上下於此更可沉湎一氣。政府可收指臂相應之效。反之若無教育。則民主主義僅可空具外型而已。惟所謂民主主義。在政治家目光中。乃僅視為政體之一。換言之。乃使人民依附領袖者。意旨動作即認為民衆本意之動作之一方法。因政治家具此陋見。國家對於教育。其所抱期望。遂終不免於偏頗。於是乃專以尊重現制度教導青年。冀以避免人民對於政府組織之一切根本的困難。更使對於外國存懷疑賤視之態度。阻害國際主義與人民個人之發展。皆所不惜。但望教育之增厚國家之團結而已。所謂阻害個人之發展者。即以不正當之壓力。施諸青年。其作用在獎勵其發生共通之情感。抑遏其個人之自由思想。凡與一般人民信仰不同之識見。咸所在嚴禁。總之務求人民意志之一致。蓋惟一致然後為治者始可便於統馭。至斷傷人民之自由精神。而不遑顧及吾人從此損害一點觀之。普通教育。功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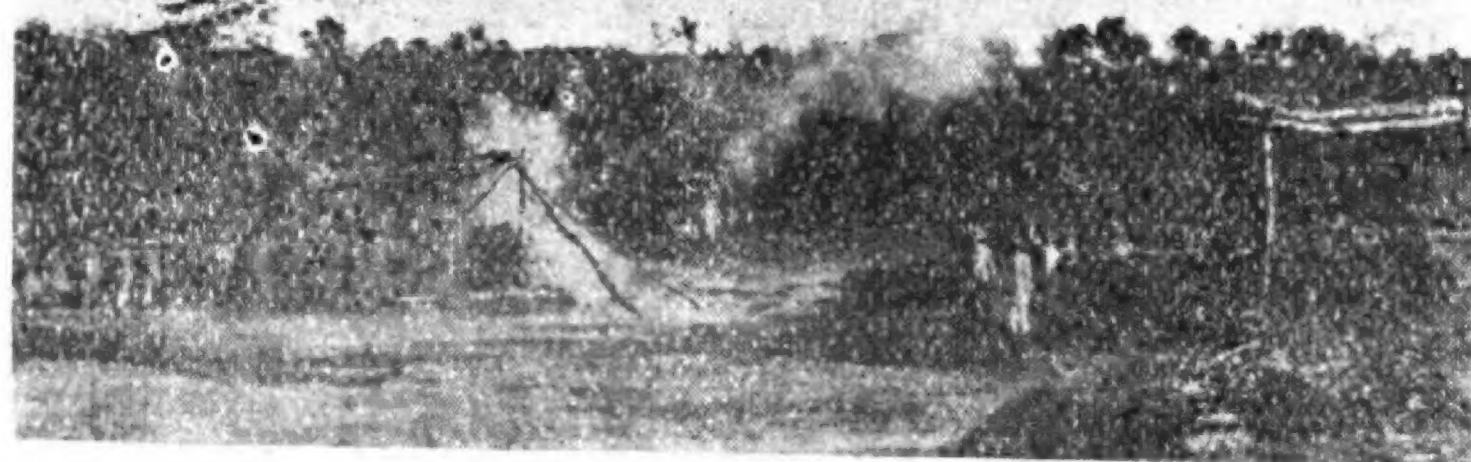


是否足以相抵。實一大疑問也。

宗教對於教育之觀念。事實上大抵無所異於國家所抱之觀念。惟有一重要點。乃迥不相侔。即宗教以爲下民固不必盡施以教育。果國家以爲應教育者。則遇事與以指導即可。蓋宗教與國家。各欲使人民發生特種之信仰。國家之學說。易灌輸於能誦新聞紙之人民。而宗教之學說。易於灌輸於無智識之人民。二者各欲達其目的。故其教育意見。自不免有此歧異。要之其學說於自由思想。皆爲悖謬。

次言學校校長對於教育之觀念。在近世時期。學校校長對於教育。不容其自身特具見解。校長爲教育機關所委任。凡自事當祇遵機關命令。惟其於學子。較諸國家與宗教。均爲接近。故其個人之意思。遂亦不免影響於兒童之教育。其於管理。常主嚴重。其目的在保持學校之秩序。而學子每輕易因此受責。次則學校校長常盼其學生將來成爲彼心目中希望之人物。於是其灌輸各種智識。遂有畸重畸輕之弊。然學子惟情好惡。不必盡同。其間自不免有受其累者。在學校校長在理本不應有此左右教育之權。然事實上學校校長因其信仰。本人思想過堅。多不期然而自視以爲具此權力。再則此輩輒抱增高學校聲譽之意思。常使學生消磨其能力於體育運動及學位攷試等事。因對於資質秀優之學生。更逾分優遇。中下之學生。終有疏於教育之憾。如此風氣。結果殊不良善。吾人以爲學校校長於一般學生之智識。較之其本人辦學之名

#### 東北戰事之回顧(七)



譽尤應注意。本人之聲譽。應於一般學生智識普遍發達而求得之。如此則兩全其美。而不致偏枯。然而社會之論者。每以一部分之勝利。視爲學校全校成績之勝利。而學校校長所具普遍訓育與學校名譽之兩事。乃終不免於利害衝突。

一般智識階級人物其思想即迥異。前者務求子弟早日入學。蓋一則希望減少家庭中煩惱。二則希望其早日卒業謀生。近日英國政府決定減少教育經費。提議兒童在六歲以下。不得入學。十三歲以上之兒童。即不受強迫教育。關於此提議。前端提高入學年齡一事。殊引起民衆之紛呶。最表示不滿者。即爲工資階級之婦女。關於後端減低離校年齡之一事。則民衆並不表示反對。斯時衆議院正在改選之中。運動當選者。方以爲以改良教育爲言。必可博會衆一致之鼓掌。願結果竟大不然。蓋大會之參與者。多數爲工資階級之人民。皆希望其子弟得早日謀生者也。至於表示贊成者。僅少數希望子弟在社會上得因教育躋於高等地位之人民。在一般智識階級

之見解。以爲彼自身所以能得多數之收入。即其所受高等教育所以致之。故希望其子弟亦得需高等之澤惠。因此教育之費。在所不惜。第一點須注意者。即在今日競爭的社會中。彼一般智識階級所希望之高等教育。並非即係本質高尚之教育。僅係較善於他人所受教育之教育而已。如一般教育之水平線減低。則彼亦不必更求高深。而其目的亦可達



到。是故今日欲望高等職業人物爲貧寒子弟謀高等教育。則爲不可能之事實。譬如醫藥教育。苟凡有志者。不論貧賤而可得之。則社會衛生程度增高。醫藥競爭愈烈。故一般醫生之收入。行將減少。則醫藥教育雖貴。亦必鮮人間津矣。其他法律教育與謀爲官吏者等等之心理亦復相同。不煩更贅。

爲人父者。所以對於子女各具主觀的教育見解。其根本之謬誤點。即在認子女爲其所有者。爲人母者。亦具相同之心理。惟不若父之更深切耳。其視子女事業之成功。乃認爲己之榮譽。否則即引爲自己之恥辱。自文化初開以迄於今。此觀念依然存於世界。中國及日本兩地。父母至今猶犧牲子女之歡樂。擇婿選媳。仍以己意決之。在西方各國除法蘭西一例外。青年已自謀解放。惟父母之心理。固依舊未變。總之世界一般爲人父者。其所望於子女者。非歡樂亦非德性。乃成功而已。故其教育子女觀念。亦多爲此思想所左右。

今日之教育。當然非單獨爲以上所述諸方面之一所支配。而爲各方面共同所運用。惟此國家宗教學校家庭既如上所述。係各求受教育之青年達其特定之目的。國家欲青年強盛。國力擁護。現在政制。宗教欲青年增長。僧侶之勢力。學校欲青年造學校之聲譽。家庭欲子弟顯其父母。而此等目的。要皆無預於受教者本身之福利。則其不能盡託青年福利之重寄。蓋亦明矣。夫青年如其果有能力。自爲求其本身之真正福祉。則除一部分可爲此數方面盡心外。言行要可不必盡如各方之願望。無如青年皆缺乏經驗。處世之道。必不能無人指導。於是卒乃成爲各方面利益之公共犧牲品。此則所以教育之困難。成爲今日政治問題也。然則若從兒童自身方面觀念教育。其見解爲何如乎。

多數兒童。若純任其自然。當然不知讀書爲何事。及其長成。亦當然不適於生活環境。此爲明瞭之事實。故教育機關。自亦必不可少。但有教育之責者。既不可以盡恃。則吾人惟有力求其對於教育之權力減薄。更設法使青年天性之要求與夫情感。成爲教育上所注意之事項而已。此事若求見諸事實。並其所生困難。不若吾人設想之多。緣多數青年本具有求學之願望。原不煩多事約束。彼頭腦冬烘之教師。常輕誣兒童有畏懼受教之天性。實則兒童之所以是此心理。皆教師自身不善引導之過。彼固不自覺耳。茲可引德苛夫氏 Tchekov 所述之故事以爲喻。昔有人使小貓習捕鼠子者。見鼠而不知尾追。痛擊之。貓益畏縮。及其長大。見鼠亦不敢捕。夫母貓之導貓子捕鼠。必待其捕鼠根性發生之後。如是則貓子不期然而習捕鼠矣。青年之於學問亦然。待其知學問之足貴。則自求之。固不必迫之以威力也。人初生後之二三年。並不受教師之督責。然盡人皆知此時期中。孩提所習於成人者。並不爲少。任何兒童皆能自動學習。語言。自能默察成人唇部之運動。而習爲種種之聲音。無待長者之盡力指導。故長者於此未嘗不讚譽而獎勵之。然亦未聞有以責罰爲迫促之具。是故吾人於青年教育。祇與以機會及獎勵亦可矣。不必再有其他之處置方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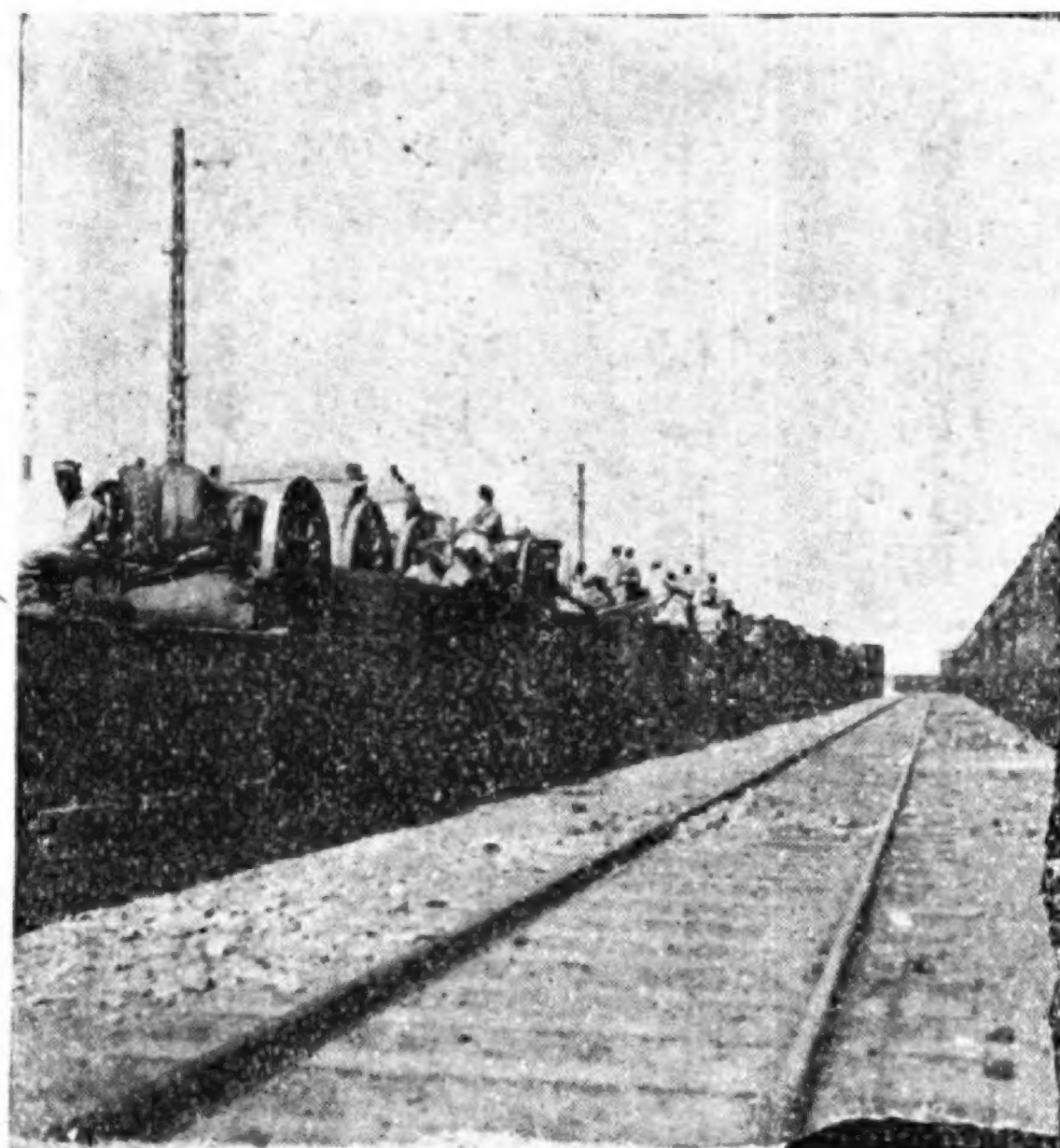
然如何而可必使青年知學問之足貴乎。有時一個學問之價值。非學生所可見及。有時祇其一部覺於無論何處。皆有用途。當學習之初。祇覺煩悶。似難令學習其注意。然此固非無法救濟。例如教授算術。教育家薩德遜氏 Sanderson of Oundle 由經驗習知兒童性喜機械。於是乃先教導以製作玩具之法。而於教授之中。漸指示以有操算之必要。結果兒童對於算術。興味日濃。樂於學習。此種教授方法。雖近於費事。尤須教師富於



忍耐。然乃循兒童之天性而誘導。其效力實遠勝於嚴酷之教授。蓋無論人與其他動物。皆有努力之天性。惟欲其努力。須先觸發其智識上之興趣也。至其他種種學問。固未必盡可即使兒童感覺智識上之興趣。但在特別情況之下。則無不能之。所謂特別情形其條件有二。一先提出一問題。其問題之解決法乃學生所欲習知者。二須令學生對於解決問題之方法。覺有可求之希望。

雖然。凡兒童非皆可以適當之同一刺激法。使之發生對於學問之智識的興趣也。其中固有資質不及一般兒童者。須另謀特殊之訓育。故資質高下差別過甚之兒童。不宜混合於同級。否則其敏慧者。于所知之事物。聞教師苟一再解釋。必感厭倦。而在魯鈍學生或猶未必明瞭。是以教師所擇引導法。亦應與學生智識相當。務求學生全部均能發生興趣。教師如覺過勞。則不妨以縮短時間調劑之也。

#### （八十）顧回之事戰北東



奉軍 重炮 兵由 奉天 車站 出發  
味為選擇以後應習學術之所在。如此則兒童於十四齡。即可為之分科。當分科教授之始。科之範圍宜廣。此後教育漸深。分科亦漸專。如是則學子可專力於所欲。而無旁騖與其無益學術之思。彼博學一切之教育之原理。在今日已為陳腐之論。蓋各種學術進步而後。此已不復有可能矣。對於科學發表意見之自由。在學生與教員均為教育方面最切要之自由。惟此不應受任何之制限。惟今日既無此自由之存在。作者於此。不能不將主張此自由之理由。一申述之。主張此自由之根本理由。即為吾人對於現在一般社會信仰之懷疑。關於真理的教育。有時因社會觀察不明。每為人所不許。例如有教授算學者。若對於九九表抱完全之信仰。國家固不能制定法律以禁止之。蓋真理甚明。固不能再以刑罰禁之也。然若有談主義者。則國家常其以真理未易遽為證明。以法律之作用。祇許某某主義可以為教育之資料。如美國紐約州在最近之前。猶認贊美共產主義為不法。而蘇俄亦至今認

學子方面之教育的自由。亦有種種。有受教或不受教之自由。有應受何種教育之自由。更有對於教科發表意見之自由。受教與不受教之自由。兒童祇可享其一部分。緣彼怯於受教之兒童。固亦應強其讀書識字。苟吾人但與以受教育之機會。而不略加拘束。則兒童耽於遊戲。每至失其讀書必要之時機。至嗣後如應受大學教育與否問題。或願或不願。則當聽其自身之選擇。且自有入學考試足為自然之選擇法。凡未致力於學問者。當然不能入大學之門。至於今日在高等學校中荒廢光陰之富室子弟。其行動雖足以損己損人。然若大學中

能重其課程。則彼視求學為畏途者。當亦不復視為樂土矣。論選擇應受何種教育之自由。學生今日所享受者。倘嫌過少。學生應學習之科學。當求其天性相近者。而性質相近之科目。有彙為一類之必要。今日之所謂選科制。則係任學生任意選擇。各不相涉之諸科目。其結果殊為不良。若今日有人任作者於烏託邦組織教育機會。俾以充分之學款。則作者當先於各個兒童在十二歲時。授以相當之文學算術科學等智識。如此二年之後。可以明瞭各個兒童嗜好之自在。而以其本人之興



斥駁共產主義爲不法。此兩地之對於共產主義之見解就表面觀之必一是一非者矣。然而孰是孰非。則莫知究竟。紐約與蘇俄皆以爲係提倡真相。遇抑邪說。然實際上皆不免各有一部分之錯誤也。真理與非真理之別甚關重要。教育者爲求取真理最捷之途徑。意見之不符於旁證者。是即真理。但有時亦有因未能盡力旁證其謬誤。而遽誤信爲真理者。故吾人必時時對於信仰之真理。更取其他未經作證之事實以證其真偽之究竟。在科學界中吾人嘗聞其研究者自謂其研究或不免有偶然之錯誤結果。然獨於神學者或政治學者。乃未聞有自謂其主義有謬誤者。此無他。今日於科學。已達真知之地步。而彼神學及政治等類。因真理難明。而主張一說者乃不難以高調與幻術以博人之信仰耳。故此等傳授政治宗教或道德途之徑習。乃有種種之流弊。吾人欲知真相所在。非使學子有發表意見之自由不可。從智識方面言之。凡學生研究重要問題。每苦雜說紛紜。如研究經濟學。則私利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保護主義者自由貿易主義者各持一說。莫不欲以本學派最優之書籍使學者研究。灌輸其主張在如此情形之下。吾人當使學子得自行衡量諸說內容。而旁證其曲直。得自由發表意見。切磋商磨以明真相之所在。至研究其他諸學術。亦皆類是。從道德方面言之。凡以一種之說認爲正統學說教育

青年。於被教育者極爲有害。其結果不但使有能力之教師盡成爲類似以催眠術欺人之徒。造成不良之道德模範。且必養成青年偏執及結黨之惡根性。是故在天主教學校之兒童莫不以基督教徒爲惡。而基督教學校兒童亦莫不以天主教爲惡。英語各邦學校兒童又莫不以無神教徒爲惡。法國兒童以德人爲惡。而德國兒童亦莫不以法人爲惡。此皆無非專以真理所不許之學說教育兒童。致使兒童感覺反對派學說者言行悉與自身理解悖謬。夫以如此教育兒童。其道德又安能純正。更進一步言之。此類教育於危害個人之外且危害及於社會。世界之戰爭與殺戮。莫不間接由此偏激仇視之觀念造成。各國之國慶紀念也。革命紀念也。閱兵也。亦均含有此等之不良誘惑作用。夫苟使教育界之學子盡得有完全發表主張之自由。俾其理盡明。則所有上述之種種惡果。又豈能發生者。

總之今日凡有教育之責者。其於受教者。並不以人目之。祇視爲擴大社會計劃之材料。或視爲將來工廠中之機械。或視爲將來戰爭中之戰具。或則另具別解。作者以爲如此。非教育之真理也。是故人苟非自覺青年應自有人格權利目的者。不宜令任教育。凡任何社會問題。皆當首以人格爲念。固不獨教育然也。

## 德廢帝威廉之不平語

George Sylvester Viereck 著  
蔡受百 譯

美國文學家微萊克氏。與前德帝威廉第二。交誼甚密。彼此時有信札往還。此篇述德帝對於歐戰之經過。及現今時局。憤懣不平之語。即係微氏自其個人與德帝之談話函札及各種公文內。採集而成。德帝近甚注意于宗教問題。每晨必與其愛妻及隨員侍役。作一度

之所禱。與繼室赫蜜恩(Hormine)情愛甚篤。其家庭生活。極爲甜蜜愉快云。但彼迄今自簽其名時。必附署IR二字。(意爲皇帝)且稱其妻爲皇后。于此可知彼現仍以帝王自居也。茲將其意見。略述如次。



## (一)對於歐戰之回溯

前次歐戰之爆發。羣以德帝威廉第二爲禍首罪魁。而彼則迄今猶力加辨白。祇此爲荒謬無稽之談。嘗謂余(微氏自稱)曰。『今日舉世多以吾爲歐戰作俑之人。實則全屬誤會。當代之人民。即不能諒解。將來必有是非明白之一日。現今德國已將一切政府之文書案卷。公之於世。而協約國方面。如蘇俄政府。亦已公開其與各國交涉之文件。由此吾人可略知當年歐戰爆發之真因。以德國爲戎首之論。已不能成立。前余嘗謂當歐戰以前。協約各國有秘密包圍德國之計。今已可知此非臆測之談。自各私家筆記及著作內。皆可隨時尋得證據者也。當世之人。多以吾爲極端之專制暴君。不但協約國各政府作此想。即其國內之人民。甚至德國之人民。亦多作此想。以爲吾不顧憲法。不聽各方之忠告。違背國人愛好和平之心。不惜犧牲一切。以冀逞一己好戰黷武之野心。今欲根本剷除世人以吾爲歐戰戎首之誤會。必先除去此種以吾爲暴君之印象。但敵人之說。深入人心。今吾欲獨力掃去此層誤會。自非易易。且吾最富於責任觀念。凡有所舉措。縱與吾之初衷不甚相合。既經允許。必由吾負完全責任。故吾不欲委過於他人。謂爲左右所煽惑。至舉動或有乖事理。吾今欲世人諒解吾之苦衷。惟有以當年經過之真相。詳述一過。真相既明。則曲直自見。此吾所以有 *Evening and Figures* 一書之發行也。奈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世人多以耳爲目。而不求明瞭真正之事實。此則令吾無可奈何者也。』



據德皇之意見。歐戰興起之真因。乃由於英德間商業之競爭。法國之急欲奪回亞爾薩斯及洛林二省。及俄之欲擴充其海面勢力也。彼嘗謂『法國在俄投資甚多。故法俄之關係。因金錢之束縛。而不可分離。德於歐戰內。並無所得。反言之。協約國則藉此可達其包圍德國致其死命之野心。且德國天然之地勢。不利於用兵。一旦有事。不能與各國相抗衡。吾爲德之執政領袖。既知此中之情勢。焉有不顧利害而輕於一試之理乎。』德皇於其談話及函札內。嘗屢次提及。彼極願與俄法聯絡。以免戰爭。嘗

德屢次竭盡己力。以謀此舉之實現。但迄未成前功。據彼自謂極愛和平。不似前德首相俾斯皇麥之剛愎好戰。當歐戰未起時。若俾斯麥尙威在世者。彼必早勸德皇用兵。以打破協約國反抗德國之情勢。但德皇自從未有此思想。彼並不認世間所傳之大日耳曼主義。彼謂『所謂大日耳曼主義者。完全係英法杜撰之名詞。德國政府從未有席捲天下之想。且並無如拿破崙之野心。欲爲歐洲之盟主。吾

人治理一德國。已覺精疲力盡。而謂尙欲治理世界耶。此係敵人之誣。不辯自明矣。』

德皇以爲德國在歐戰內。最後所以一蹶不振者。皆由於美國之加入戰爭。而美國之所以有此舉者。以爲實由於威爾遜總統一己之野心。希藉此以成爲二十世紀之偉人。贏得歷史上之美名。因此不惜犧牲美國人民之生命。以遂其自私自利之心。德皇以爲美國之加入爭戰。實爲歐戰內之一大關鍵。彼謂『其時協約各國。已有不能支持之勢。方負嵎而戰



如困獸之苦鬥。若無美國橫相干涉。則彼等或將一敗塗地。正未可知。美國之兵力軍械及財貨。在在予協約國以重大之贊助。若無美為梗。則最後之勝利。必屬德國。且即美國加入。而德國國內。若無一般社會黨之作祟。則仍可採勝算。無奈最後德處於內外夾攻之地。於是大勢遂去。若德國勝利。則世人可永享和平之福。無復兵燹之災。歐洲至今日。亦不至陷於破產之境矣。』

德帝嘗堅稱彼今日若猶在位者。協約國必不敢以今日兇惡之手段。苛

刻之條件。施之德國。彼之所以退位者。實為奸計所中。彼謂『初一般勸吾退位者。謂吾若不作過分之舉。安然退位。則國內外和平。皆可保持。世人將頌吾之功德不休。若仍居德國。則戰爭將無底止。又告吾謂所有之兵士。已不可恃。各協約國皆稱。若德帝退位。則可以平和之態度。對德交涉。余初不料彼等所言之全不足信也。其時余嘗再四躊躇。余將孤注一擲。作最後之奮鬥乎。余素惡戰爭。犧牲數百萬健兒之生命。以冀保全吾個人之位置。實所不忍。然則余將自殺乎。但先代之英烈。如拿破崙。如路易十四。如亨利第四。當其最後失敗之時。從未有出於自殺之一途者。且如此則不啻示怯於敵人。自居為有罪。故毅然下野。以了此餘生。今吾當鄭重聲明。余個人及余之百姓。對於歐戰。實皆無坦辜為之炮人。今日縱無人信吾之言。而千秋百世之後。必有知吾之言為不謬者也。』

德皇對於凡爾賽和約之態度。迄今仍無變更。仍視之為極不公平極無



德前皇繼后畫像

價值之協約。彼以為此約必須根本廢除。實無修改之可能。彼謂『當世執政之領袖。若對於時局。果欲有所建設。則必先將此凡爾賽和約完全廢弛。此贅疣存在一日。則無論何種協約。皆等於虛設。歐洲亦永無重見天日之希望也。』

### (二)對於實行道威斯計畫之憤懣

德皇視倫敦會議所簽訂之道威斯專家計畫。為一種第二次之凡爾賽和約。彼謂『此種計畫。萬不能聽其實行。否則目前某種經濟方面之弊病。雖可暫時減輕。而德國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地。永無伸眉之日。德之允實行此計畫。不啻自署其死亡之證書。彼實一方面被利誘。一方面為威迫。不而期入此彀中。英國在此幕劇內。儼然為一偽君子。表面上詆此計畫。為歷史上之污點。並謂若此大不得已而採納此策。則以後對德必不再施此故技。德聞此言。以為一勞可以永逸。故貿然簽此死亡證書。德既允其所請。則以後自無煩英再向德有所潰擾。因德已自貶為奴隸。為死囚。英已躊躇滿志。尙有何更進之要求乎。』

有一部分人士。以為今日挽救德國之方法。惟有使之復成為帝國。而德皇於此則默無一言。彼於各種復辟計畫。亦一無所聞。彼之所注意者。為全德國之恢復。而非一朝代之重興。彼視國家地位之重要。遠過於其個人及其皇室也。

德皇對於國際聯盟議會。感情亦甚惡劣。彼以為此議會並無挽救德國



之誠意。且謂『國際聯盟與凡爾賽和約過於接近。其名稱雖不同。而性質實無大異。此種機關。決不能望其消弭戰爭。余所深惡痛絕者為戰爭。余一向以維持和平為職責。當余在位時。至少曾有二次。有對各國啓覺之機會。而卒未實行。一即當英國攻南非之時。一即日俄戰爭之時也。但人類一日不絕。戰爭即一日不可免。故無論如何設法趨避。而最後戰禍終有爆發之時也。』

德皇憑其過去之經驗。對於華盛頓會議。以及一切相類之集會。皆不信其有誠意及方法。可消弭世間之戰爭。彼謂此種會議。不免終帶幾分作偽色彩。會內無人不言和平。而實則無人不準備作戰。此後即續有國際

## 美人對中國政象之意見

美人寶瑪斯密勒氏為美國著名通曉中國情事者。曩主上海大陸西報筆政。又創辦密勒評論報。一九一九年巴黎和平會由中國代表團辟為顧問。贊襄外交厥功甚大。嗣後仍與中國方面不斷往來。而其言論頗能影響于美國之對華外交政策。以下所紀乃氏最近之意見。其背後或有所代表閱者幸勿以常人談話目之也。

(問) 君此次來華。有何重要之可言否。

(答) 余離遠東已及兩年。此次來華。亦僅如往常之視察遠東情形而已。無所謂重要也。

(問) 君謂中國大局如何。

(答) 余到此纔兩日。初卸行裝。尚未暇攷察中國大局究竟何若。

(問) 君所得之感想若何。

(答) 余覺中國時局混亂已極。除最近發生事實。須明悉內情始可述余之感想外。亦有可為君告者。即中國最近之亂事。殊令中國之美國友人。為之不甯。美政府亦然。惟美人失意之餘。仍希望中國

之集會。在彼視之。亦無非為歷史上添一資料。仍不免抄襲陳文也。彼於最近各協約國之新選舉。亦甚淡漠。彼不信各國對德之態度。因此而可稍趨緩和。彼謂『德國欲圖復興。惟靠自己努力。欲藉外人之援助。實為癡人夢想。即與國際聯盟等機關聯絡。亦必無利可得。蓋國家正如個人。個人之勢力相等者。互相聯合。則各得其利。若以弱者加入。求強者之助。世間無此等事也。』

德皇深信於未來時局之發展內。俄國必佔一重要地位。但彼對於承認蘇俄政府問題。則不願有所論列。以為此等問題。彼在野之人。實無討論之資格。此須由今日歐洲之一般執政領袖討論者也。

Thomas F. Millard  
密勒氏談

記者附識

於亂事之後。得挽回全國瓦解之趨勢。開創建設之事業。

(問) 華盛頓會議以還。中國及其政府依然多事。美國輿論。是否因此不利於中國否。

(答) 余意並不如此。美國固自不免有因未見中國進步。極其懷喪。表示不滿者。但美國對於華人。所抱之友愛精神。並未因之變更。即美國政府對華之政策。亦未變也。美國因本屆大選之結果。其年來之對外政策。與夫對各國之關係。仍獲繼續保持。所謂美國對外政策及對各國關係之內容。自其拒絕簽字於巴黎和約以來。迭有事實可資證明。其於歐洲完全屬於政治之問題。始終抱定



主張。以爲惟設立穩固安全之基礎。然後始可恢復世界和平秩序。國際條約義務。則力主尊重。此外更力謀減低各國軍備至最低額。俾與國際警衛力相稱。總之。此次選舉結果。極見民衆推許哈定柯立芝兩總統之設。政府得此民衆之擁護。當更能繼續推行華盛頓會議所定之政策也。

(問) 君以爲美國不久又將召集新會議乎。

(答) 余以爲不久必有其他之重要會議。美國政府亦將參與是會。以解決三年前華盛頓會議未了之懸案。惟任何時何地開會。則現尙未定。此項會議計劃。今秋不免受國際聯盟會議之影響。蓋國際聯盟自有召集所謂裁減軍備會議之議。美國政府及多數人士皆以爲此會議。即不要求美國加入國際聯盟。亦必將美國牽入該會議之勢力圈。故其時雖外間皆知美國擬邀各國繼續華盛頓會議。但美政府以日內瓦既有此會。乃權將召集新會議之議保留。以待國際會議計劃之結果。但今則形勢一變。美國政府因選舉人之推許。不得不更進而謀劃其他。緣聯盟議定之裁減軍備條約。美國未曾參加。行將不能生效。英國新政府之意。除美國參加之外。亦表示不願預聞。故美國自將重提舊議。以召集新國際會議焉。

(問) 新會議或仍將於華盛頓舉行乎。

(答) 此無在華盛頓舉行之必要。惟據余之意見。華盛頓政治空氣清明。宜於舉行會議。將來或竟於此地舉行。亦未可知。此亦可避去政治空氣濃濁之歐洲也。第美國政府。余意未必以在華盛頓開會。爲美國參加之條件也。

(問) 中國問題新會議將討論之否。

(答) 若美國能提出之者。則該會議必討論之。美國之政策。認中國問題爲今日世界大局之重要關鍵。亦認爲裁減軍備問題之一部分。且以爲世界問題之中心。固在太平洋方面也。

(問) 中國將參加會議否。

(答) 此則余不能答。以余之意見。關係中國利害問題。既在會議中須加討論。則中國自必能參加會議也。

(問) 華人之中。有主張撤廢對外條約之一部或全部者。君意見何如。

(答) 余意中國自有權利。可要求撤廢條約中之若干部分。如讓借權利等事。且並得要求改訂其他部分。惟其手續須分別清楚。改訂條約爲一事。拋棄條約又爲一事。近來華人及遠東報紙討論此事。間有具主張拋棄條約之濃厚色彩。此殊爲不幸之事實。或將生嚴重之結果。而於中美國交。尤有影響。現在華盛頓政府。明白表示尊重各國間之契約上的責任。乃國際交誼之基礎。苟有一國拋棄條約。則其他各國即不復能對之維持國交。美國之所以未與俄國恢復外交關係。即由因此。余希望此等思想。勿將中國引入歧途。中國在此國際條約地位方經確立之際。若能仍列於國際社會。正可進圖發展。萬不宜有此拋棄條約之舉措也。

(問) 所謂中國之道威斯計劃如何。

(答) 關於此事。余以爲此間不免有不明其內情者。新近美國報紙。曾有以類似於道威斯計劃。施諸中國之論調。歐洲及遠東報紙。乃起反動。或以爲道威斯計劃之急。含有強迫實行之性質。其實美人之用此數字。並無此種意味。僅指應用純粹處理事業的方法。



與原理。避免政治及軍事之作用以解決問題而已。實言之即對於中國的財政整理之解決。不願於其中混有政治及軍事之作用。僅純粹憑處理事業之方法及原理。為整理之手段及標準。並非謂歐洲之道威斯計劃。即可適合于中國。亦非謂其可於中國實用。也。美人所以用此名義者。僅欲藉該計劃之信用。使人信仰類此計劃之可行。不致使他人發生疑慮而已。再則歐洲之道威斯計劃。其所以能避免外交計劃的形式或各國政府的軍事作用。吾人並不能甚言。係美國參加其事之功效。美國政府與美國投資於該計劃者。於此並未有何關係。且歐洲之道威斯計劃。並未含有強迫性質。係關係各國承諾後始生效力。即使中國將來有類似此計劃之計劃。亦必不含強迫之性質。以事實言之。美國

## 怎樣纔可以講主義？

(下)

無論那一種主義。他的產生都是適應環境。歐洲中古時代。酋長帝王貴族。天主教僧侶把持政權。視人民如同牛馬草芥。於是盧梭平等自由學說。與人權主義大昌。結果成就了法國革命。一直到如今「民主主義」都是「人權主義」的支配。近百餘年的各國革命。都是要「人權主義」的影響。步法蘭西的後塵。到了近幾十年。因為汽機發達。工商業大進。的緣故。造成了許多資本家。脫離了「勞資的地位」。比較往日貴族平民的懸殊遠甚。打破他這不容易。於是社會主義遂應運而生。風靡全球。可見無論什麼主義。他的目的。都在適應環境。打破現狀。——困難的現狀。——我認定社會是潛受的。不是突變的。是由時間軌道上推進的。不是能夠趕出時間的。我們要有歷史上的觀察。我們纔知道如何現象。應該如何

若非受中國政府之邀。及中國人民之允許。亦決不以此問題視為應加攷慮。惟在余之意見。此類辦法若無美國參加。似亦難見諸事實耳。中國因歷來所得外國投資之經驗。自對於此。不免表示懷疑。惟中國若未能採用道威斯計劃之原理。以整理財政。吾信中國必能由此而開國家改造之紀元也。尚有一點須同時聲明者。即中國負責的政府。若陷入於所謂過激主義之勢力範圍以內。則美國財政援助。必為之即時斷絕是已。

(問)

美國對於新加坡海軍築港之意見如何。

(答)

輿論亦殊不一致。和平分子表示反對。其耳目稍靈者。則不非難英國此計劃。美政府亦然。且美國之正式態度。可以華會允許英國築港之一事。以徵見之也。

愛真

救濟。這個等於醫生要用聽筒考察了病人內部的現狀。再詳細探詢病人過去外邊的證兆。然後方能開藥方。不能夠不許他考察內部的現狀。不告訴他外邊的證兆。便叫他胡亂開方下藥。要知道這種不知內部現象外邊證兆的藥方。吃下去。不僅藥不對症。或者還要毒死人。就是不毒死。也一定藥不好。病。平空的失去。可以治療的機會。每人的病源不同。藥的配合分量也應該不同。世界上萬無醫治百病而不變的神方。同時每一國每一民族的過去歷史不同。救濟的方法當然也不能劃一不二。所以無論什麼主義。決沒有施諸中國。與民族相宜。同時也可以施諸乙國民族的。因此我對於凡是講主義的人們。這一忠告。不但要自己對於所講的主義要根本了解。並且同時要明白所處的社會。或所處改革中的社



會的歷史及現狀。不能一味離開事實。不問情由。空講所謂毫無辦法或不能實行的主義。因為只會熾熱肯誦草頭方的走方郎中（醫生）他如何能夠醫好千受萬化的疑難病症呢。

目前有一種現狀。我認為最足悲觀的。就是許多講主義的人們。他們只各就各懸想的幻境。閉着眼睛爭誰的好不好。誰澈底誰不澈底。其實社會是永久沒有止境的進化。今天認為好的。明天便不好了。今天以為澈底的。明天便不澈底了。因為好與澈底。是沒有絕對的。百年前認立憲為政治進化中的澈底。數十年前認民治為政治進化中的澈底。但是到了現在。立憲固不用講。就是民治主義。也是政治進化軌道中的落伍者了。後之視今。亦各今之視昔。馬克斯主義。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澈底。無政府黨又說馬克斯的共產（其實是集產。但是如今多數人都說他是共產。所以我也沿稱說他「共產」）主義不澈底。試問我們誰敢講無政府主義不步「立憲」「民治」的後塵。作人類進化史中思想界的落伍者。況且大凡講主義的人。目的是治療現在社會的病症。不是鬥嘴勁。一味的人士出奴。想作思想界的拿破崙威廉二世。作統一思想界的魔君。我奉勸凡是講主義的人們。第一是要研究社會的歷史及民族性。第二是要重客觀。不要一味的徒托空言。入主出奴。要把社會當做一個病人。自己當做一個醫生。只管十個八個醫生共同診治一個病人。各醫生的才見。或有多少不同。而治療病人的願望。是要一樣。在這個共同點中。再擊病人來作一個治療的對象。醫生的本領。雖有高低。但總可以找出一條治療的方法。不要當病人正有垂危之際。各醫生坐而高談其玄虛的見解。不觀察病人內部現狀。不詢問病人外邊的證兆。而袖手觀其死亡。吳稚暉說「只要是向進化途程走的。我們總認為可以攜手。無政府黨

與國民黨。都是革現社會命的。都可以攜着手兒向前走。」（原文我記不清了。大意是這樣。是吳氏答無政府主義者華林函中語。）我覺得這是勸告一切成見太深的主義者最懇切的話。譬如旅行。甲主義者是十張由上海直走到莫斯科的。乙主義者是主張只走到赤塔的。丙主義者是主張走到中俄交界的滿洲里就可以。各人所欲走的路程。雖有遠近之不同。但總是在一條道上。與其甲乙丙坐而爭論不走。不如攜着手兒先走。不要說走到莫斯科。亦塔。滿洲里。就是走到北滿的哈爾濱。齊齊哈爾（黑龍江省治附近）也比較在上海空爭旅行終點。而足跡始終不出黃浦江一步的好得多啊。

綜核我全篇的主義。

A 要有高尚純潔的人格。纔可以講主義。

B 要言行合一的。纔可以講主義。

C 要不好同惡異的。纔可以講主義。

D 要明瞭社會歷史及現實社會情狀的。纔可以講主義。

我的話說得太多了。而且太過直率了。希望凡是講主義的人們。恕我無狀。這所謂「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也。」

## 新樂府

鐵 鈍

哇帶低。媽拉迷。前有和尚。後有道士。十七八隻脚。齊看客。塞路擁擠。哀哉。獨龍槓子風頭足。橫棺材者三十六。活人體面死人哭。吁嗟乎。真像樣。出棺材者牌頭硬。橫豎銅鈿勿算帳。何不槓到坡頭上。



# 今日之福建

愛真

駭人聽聞之煙禍

閩民所交之境地水火不足以喻之

今日之福建爲如何乎。此語殆如啞謎。確切知之者。恐不多也。余新自閩來。非敢云洞識竅要。但較諸遠居他省之閩人知之爲詳。

福建今日之患爲客軍。夫人知之矣。其實號稱自治軍之閩中土著。其爲虐實超過於其他之武人。蓋今日閩中所謂自治軍。泰半起自草莽。以打家劫舍爲目的。據地種煙爲主義。所謂自治所謂。皆若泥佛表面所裝金色。外覺堂皇。中實不堪。所謂超過於客軍者。以彼輩生自鄉土。孰富有執貧瘠。彼皆胸有成竹。一旦按圖索驥。無有或漏。自治軍中亦有確抱一種主義之人（如閩南之許卓然等）。惜此輩向與部曲不接近。而接近之人又皆爲熟讀水滸習爲綠林之人。以有主義者知識較富。交際素廣。可以向外通聲氣。故一時利用之而戴爲首領。一旦羽翼豐滿。乃拔幟而去。故態復萌。有主義之人至是以手無斧柯。亦徒呼負負而已。福建民軍之始終無事業之可言。此一因也。一般無聊小政蠹今日向甲買空賣空。明日又向乙挑撥是非。縱橫連合之術。有匪夷所思者。試問以素無團結及知識之民軍。而又加以此輩終年無孔不入之玩弄。民軍之不能成事業。救閩人自非奇異。

如是救閩不足禍閩有餘之民軍。能一掃而平之。豈不減輕閩人之患難。是又不能。蓋此輩以軍人數不多。據險而守。大兵來則逃竄無蹤。兵去又依然爲禍。福建多山嶺。崎嶇萬狀。楊漢列以匪六百人據安溪。李厚基發兵四旅圍剿。近三年不能肅清。閩中如安溪之險。楊漢列之衆。遍地皆是。故任何客軍入閩與土著之民軍。皆虛與委蛇。無敢斷然樹敵者。今日閩

北之少縣尤溪一帶。閩南南安晉江左近。今省約三十餘縣。目下皆居於兵匪兩重征斂之暴政下。旅行閩南北三四十縣。無論鄉村市鎮。無不十室九空。

此就閩中之尤甚者言之。至于煙禍則全閩除龍岩外。無不幸免。而煙禍之慘酷。言之令人周身起慄。武人（包含客軍及民軍而言）於每年秋間。即劃區分段。設立所謂禁煙處。此種禁煙處。實際上爲勸煙處。（有洋藥查緝處。有籌餉處。名雖不同而勸煙則一也。）先出佈告勸農民種煙。然後按鄉按族派員經理。以地畝之多少。發給煙種。（煙種在外售價僅六角一升。禁煙處派購則須三元。不准私買。）然後每畝先派餉銀每畝十元。再加禁煙費每畝五元。又加各種附捐。每畝連煙種必達三十元。而經手人之聚斂科派以入私囊者。最少亦必在二十元左右。是每畝農夫出錢五六十元矣。一畝田上好者煙漿照市價可得百元。中下亦八七十元。但武人又不許農人自由販賣。必售之於禁煙查緝處。於是上產者六七十元。中下者四五十元矣。加以經手人之侵蝕。農人辛苦數月所得者。每畝十元或廿元之債賬耳。如農人有抗不種煙者。則以『有違功令』論入獄破產。頃刻間事。故閩中農人種煙亦破產。不種煙亦破產。（加一入獄）所設進退失據是也。人但豔稱某某縣煙款收入達三百萬五百萬。而不知此皆壓榨窮苦無告之農民來也。（王永泉據八縣一年收煙稅二千萬。而經手之員可收入私囊者。恐當不足此數。目下張毅周蔭人高義等。每年收入之煙稅皆數十萬。）

福建民氣素弱。其緣爲文化不發達故。龍岩一縣民氣最盛。故自民國五年至今。全縣皆不煙種。僅年由縣商會代征禁煙捐五萬元而已。以同江



「華聯」一舉而收煙稅六百萬元較之在武夫爲受損失不少而龍岩農民  
警率軍來戰也。

以上不過略就余所知者約言之耳。實則縷述屢幅不能止。恆言曰。「水  
深火熱。」實則閩人所居之地位。水火不足以喻之。至希望民軍驅逐客  
軍。完成閩人自治。以今日閩中之所謂民軍。余敢武斷曰。此殆癡人說夢  
耳。然則收拾閩局竟無法耶。是又不然。收拾閩局唯一無二之方策爲編  
練民團。實行堅壁清野。客軍民軍（土匪之變名）一網打盡。雖然豈易言  
哉。是惟望閩民之自行努力耳。

## 戰時趣聞

心冷

△汽車等於人力車▽

東北戰事發生。京津鐵道交通斷絕。僅恃汽車以便行  
旅。惟當戰事初起時。車道已毀壞多處。車行其上。  
難免顛簸。附近鄉民復故意在道中挖掘淺坑。車行益  
感不便。不得已雇鄉民曳之以行。車中人尤竭其力扶  
持倚傍。始免顛頓之苦。某君語人。謂坐汽路之苦。  
不減于人力車云。

△幸已佔得一席之地▽

戰後京津初通車時。乘客擁擠異常。某君恐臨時頭覓  
座位。先一夕。遣僕人往佔席次。僕應命往幸得空座  
額然偃臥。翌晨。某君登車。適覓僕不得。鵠立車中  
。無所憑藉。車行搖盪。尤不可耐。實則僕人已爲主  
占得一席。惟彼登之車。在前車開行時。仍停站上。  
並未出發耳。

唯一  
補品

# 滋窩精

燕窩之補盡人皆知祇因手續繁而費大食者鮮焉茲有斐律濱醫  
藥研究會用上等燕窩製煉提其精華加以滋補藥品配合而成功能  
補肺止咳添精壯體活血調經歷經名醫證明確爲唯一補品

大瓶每瓶一元半每打十五元小瓶每瓶八角每打八元

發行 上海 南京路七三號 惠安醫院 分售各桂圓店南  
外埠函購郵匯不便郵票十足收用寄費加一

獨家經理  
德國新發明

## 橡皮曲線規

得心應手  
妙用無窮

第一種

誰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美觀。誰  
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難畫。以前  
的曲線規。是硬木的。一塊是一  
塊的樣子。用時每每不能如意。  
現在德國新發明的橡皮曲線規。  
統共只有兩種。却能變化無窮。  
你要它怎麼便怎麼。如果你要購  
置。請到 上海山東路二

零二號國聞通信社

天津大胡同玉華公司

第二種



# 國內外一週大事記

由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

(公展)

## (一) 國外之部

▲禁烟會議 日內瓦第二鴉片會議十六日開會。決休會至一月十二日。英印法荷代表仍不承認鴉片會議辦理美國提議之權能。中代表施肇基希望在華享有治外法權之列強。勉力與中國法律融合。俾助中國實行海牙公約之條文。十八日。鴉片股員會開最後一次之會議。印度提出一文。請列入報告書中。聲稱如將來欲修改股員會之決議。並欲將未修正之美國提議列入公約。則印代表團將要求公約中另加一句。俾保障印度行政上與憲法上之地位。擬加文句如下。『印度政府及省政府切實保留其依照海牙公約之規定。如前管理境內生烟出產與分配之權。除在依照目前辦法明白規定之條款外。不以餘額鴉片出口』云云。質言之。反對美國之提議而已。蓋美國所提鴉片出產宜以醫藥與科學需用為限之議案。經會員會討論後。各產烟國皆不表贊成。關於此事之報告書。將於一月間提交全體會議。其他股員會皆已結束。各代表漸起程他適。但一月間重行集會時。美國提案當然仍無通過之望。英國外相張伯倫十七日在下院答覆質問時。謂政府甚欲盡力禁絕鴉片貿易。但不可不顧及實際上之嚴重困難。嗚呼。所謂嚴重困難者何。無非欲顧全產烟殖民地之利益耳。

▲英國政聞 英下院十七日繼續討論答覆英皇之文。自由黨邊恩氏提出正式修正文。對於英皇之詞。表示不滿。蓋詞中未言及補救失業之



建設方法。但諷示修正稅則。實施優待。其結果將加重捐稅。抬高物價。提高生活代價。阻碍實業。減少工作也。首相包爾溫答稱。政府甚重視帝國經濟委員會之組織。已請各殖民地指派代表。其特別審查者。為討論如何可改良方法。俾在英國境內。為海外殖民地運來食物等備市場而銷售之。以期增多其在英國之銷數。免為外國舶來品所攘奪。而增進殖民地出產者與英國消費者雙方之利益。政府擬將前屆經濟會議之各決議案與減稅有關者。重提出於下院。但決不利用優待稅則。妨害民食。擬將在任何稅則上本可給與殖民地而未實行給與之利益。折為金錢。充實行帝國內發展貿易計畫之經費。而尤注重推銷計畫。希望每年可撥出一百萬鎊以充此用。以英國與殖民地專家組台經濟委員會。有上述之審查事權。定可開闢完全新穎之途徑。以發展帝國貿易云云。嗣經反覆辯駁。自由黨之修正文。卒以三三九票對一五一票否決。於是下院乃通過答覆英皇之文。衆信英政府將電致各殖民地。請其參加不久將在倫敦召集之特別帝國會議。以討論日內瓦裁軍公約。及與安全問題有關之帝國政策。外相張伯倫認安全為渠所遇最重要問題。德境柯洛業之展緩撤兵。新加坡之築港計畫。其意旨均在謀英國之安全云。

▲軍備問題 關於軍備問題之消息。計有二端。(一)英國新加坡築港問題。引起日本之疑慮。日相加藤子爵謂就彼個人言。殊不歡迎此舉。但



英國已籌議二十年。不在華府公約範圍內。建造萬不能免。英當局曾申明此舉純為英國內務。非欲影響於國際關係。故日本今後當密切靜觀其發展。即此數語。已可見日本之注意此事矣。荷蘭亦極注意於英國之實行新加坡軍港計畫。但荷蘭某當道切實否認孟却斯德指導報所稱荷屬印度防務計畫將受此影響之說。並謂荷政府不欲與英政府談判此事。荷蘭政策僅在防衛其中立。英海軍大臣白里志曼則力辯築港計畫非侵略性質。乃一種可使海軍效力較大經濟較省之防衛政策。僅可目為保險方法。今日天空固無陰霾。但後來事孰能逆觀。故英國不能不有準備以防世事之修變云云。

然則英國對遠東之戒備。固已一語道破矣。(一)美國海軍經費案。衆院十九日已通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海軍經費案。海軍委員會之白利通氏並提出一案。主張以一〇一・四〇〇〇〇〇元續建海軍之經費。此案規定造斥埃巡艦四艘。每艘經費逾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元。浮船塢一座。經費七・五〇〇〇〇〇元。並許加增刻在建造中之飛機運送艦兩艘經費。又許戰艦十三艘塔砲升高經費。白利通稱。美艦隊如欲與英艦隊並駕齊驅。則此整頓辦法實屬必要。聞國務院將為此案。被召出席於衆院。報告任何外國政府對於美艦塔砲增加高度之反對情形云。

▲遠東政策。美日間之感情。近來謠傳不佳。加以對華方針。又有日俄與英美對抗之勢。故歐美列強今後之遠東政策。頗堪注意。日相加藤十七晚在憲政會議演說。謂衆當注意日本與英美兩國密切合作對華政策之成效。現仍擬襲行此項政策。並籌必要計畫。保護本國之特別利



益云云。是則日本似恐英美聯合對付將有不利。故又轉而與之敷衍矣。日政府為表示親美計。特於十八日任命外務次官松平恆雄氏為駐美大使。而以出淵亞細亞局長陞任外務次官兼亞細亞局長。松平語人云。渠擬竭力增進美日邦交。美國方面。國務卿休士亦破例發表文告。承認松平為日本駐美新大使之任命。並表歡迎。認為繼續鞏固美日間友誼之一步。休士此舉為衆特別注意。蓋因輿論以為美日交誼現非盡善也。據官場意見。美日間刻無為難問題。柯立芝總統及其僚屬皆覺兩政府間之交誼。毫無不如人意之處。惟國會中稍起風波。

飛蛾投火紛紛忙起落

衆議員白利通氏提出召集太平洋沿岸白人各國大會議之議案。以為對付日本威脅之準備。但參議員多反對之。未必能成事實。駐英日使林權助與星期時報訪員晤談。亦否認美日間有任何真正惡感之說。又謂新加坡之計畫。不過為英帝國之一種穩健的商務計畫。日本認為必不可免。欲維持和平時代。必美英日三國有極密切之動作與友誼而後可。

今日日本政策之目的。即在維持和平云云。豈日本鑒於英美之聯合而不覺有所懾服歟。

▲歐洲近事。歐洲近事。有紀載之價值者。約略如下。(一)阿爾巴尼亞亂事繼續蔓延。意國與南斯拉夫國雖皆已宣布中立。而阿爾巴尼亞首相致書國際聯盟。則斥南斯拉夫政府製造暴動。要求國際聯盟出而干涉。巴爾幹半島和平。蓋有岌岌不保之勢焉。(二)意相墨索里尼二十日突在國會宣布新選舉法。仿英國國會辦法。分全國為若干選舉區。每區一人。意相之同黨與異黨對此新法。各有推測之詞。大約明年三月將辦



大選舉。(三)摩洛哥時局嚴重。摩軍軍行將入湯吉爾。法國頗爲焦慮。(四)德國會定一月五日開會。協約國軍事管理委員會已將半月報告書寄往巴黎。內稱大使會議所定解除德國軍備之條款五則。德國皆未履行。又英法專家咸以爲柯洛業駐軍未可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撤退。克松侯爵在上院答復。謂此爲協約國共同問題。非英國單獨事。協約國必須有德國履行和約所載軍事條款之滿意。方能議可否施行。第一步撤兵辦法。德國政界因克松言論而引起惶恐。外部某員稱。協約國延長佔領之期。而不先商諸德政府。此爲破壞對德和約之舉動。又於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會事。德國近有覆文。謂歐洲諸國軍備多少不均。如聯盟曾有討伐違約國之舉動。則德國加入討伐與否。當自有權決定之。若聯盟會能承認此種對德之讓步。則德國方可入會。另有附件。重行聲明其平等地位與戰事責任之要求。並謂德國希望對於德國所有之殖民地得列入聯盟會托管制度云云。德國雖敗不屈之精神。於此等處可以見之。

##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內政方面。善後會議條例。業於廿四日公布之。計十三條。條文如下。(第一條)以解決時局糾紛。籌議建設方案爲宗旨。(第二條)以左列各員組織。(甲)有大勳勞於國者。(乙)討伐賄選制止內亂各軍最高首領。(丙)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代表。(丁)有特殊資望學



執政府秘書長梁鴻志

術經驗。由執政聘任或特派。不逾三十人。(第三條)開會閉會期。執政定之。(第四條)設議長。正副各一人。(第五條)應議決事項。(甲)國民代表會議組織法。(乙)改革軍制。(丙)整理財政事項。(丁)其他執政交議者。議決案由執政執行。(第六條)設專門委員會。審查議案。(第七條)以會員會全體三分之二以上開會。列席會員過半數同意議決。(第八條)執政得隨時出席會議。或派代表提出第五條中之各議案。(第九條)會議設北京。(第十條)以一月爲期。必要時得展期二十日。(第十一條)會議

細則。由會議自定之。(第十二條)設秘書廳及會計庶務。(第十三條)本條例自公布日起施行。會議何日舉行。現在未有定期。惟據許世英對人言。會議代表至速須兩月可召集。秘書長則一星期可發表云。至在津之孫中山。本有二十三日入京之說。但十九日以後又因病中止。迎駕之使紛紛回京。孫科於廿三日由津南下來滬。預備進行收束西南軍事。此外清室事件。二十二日清室善後委員會開會。鹿鍾麟稱奉段命阻止。李石曾不允。將質問停會理由。然是日清室委員不到。李氏乃函清室委員會照舊進行。二十三日仍開始檢查。清室置之不理。無形停頓。但民黨對清室優待條件。漸有主張根本推翻之勢。此事終將不知如何了局耳。外交方面。自七國對執政政府發出照會。要求尊約而後。執政政府即異常重視。以爲此實承認通牒也。雖提交換條件。庸何傷。十八日閣議。決令由外部擬復。二十日閣議。通過覆文。其主旨大約聲明不變更前政府與各



國所訂條約。希望各國履行華會議決案。並表示謝忱。但民黨反對。謂此項照會根本不必答覆。政府因於二十三日閣議時。重行修改。加以文字上之修飾。定二十四日送出。此外俄德兩國。亦分別承認執政政府矣。至外交案件。除有關財政者另述外。最足引起糾紛者。為無線電問題。蓋與美日兩國均有關係也。現外交交通兩部。因美國方面之催促。已開始協商。外部之沈瑞麟與交通部之葉恭綽。擬請日本注意於華會各原則。不再保留三井契約之專利權。同時即將費德理無線電債券簽字發行。使上海之無線電台。得以早日興工。日政府能諒解則已。否則即設法籌款償還三井洋行。以解除合同上之責任。而日使芳澤謁段則請注意日方權利。可見日本之不甘讓步如故也。

財政一端。聞陽歷年關。收入有四二券餘款約一百萬。鹽餘騰出三十餘萬。陶瑗經手滬烟酒稅抵借二百萬。支出預算。發軍政費一月。各機關四成。軍警七成。馮軍五十萬。公府步軍統領署及國會三機關已裁。費可省。每月軍政費故不足三百萬。當可無慮。但另一說。又謂中央財政。異常窘迫。所有應還之內債三百餘萬。外債本息一千二百餘萬。不計外。其最要者。為陽歷年關需款七百八十餘萬。(一)京畿軍警費。按發給一個月計算。須二百十五萬。(二)中央各行政機關經費。與在職人員薪俸。亦照一個月計算。須一百八十餘萬。(三)應付債息(非外債係內國公債息金)約六十餘萬。(四)特別用款項下。須撥三十萬。其餘二百餘萬。即作接濟各省緊要軍費及八校經費之用。李思浩極力籌措。僅三百萬元有把握。



執政府軍務廳長張樹元

云。

▲長江問題。江蘇一省。自免齊令下。設齊變元果如其文電所言。十四日交卸離甯。盧雖南下。斷乎不致用兵。乃齊於十四日召集各界茶話。聲明解職後。本有十五日離甯之意。而忽焉中途變計。日復一日。戀甯不行。遂使韓國鈞名為兼任督辦。實則形同傀儡。齊則日被左右包圍。不但冒用蘇將領名義發電拒盧。甚且聯絡吳佩孚。蕭耀南方本仁孫傳芳輩。準備作戰。有自稱保安總司令之擬議。十九日電囑陳調元率第四師阻盧過徐州。調吳恆璜部第二師及第六師一部自蘇滬集中甯垣。渡江駐浦。

鎮浦口設防。又派魏朝彥赴滬調宮邦鐸部第十九師守蘇常。蘇紳紛紛拒盧南下。均受齊命。暫為緩衝。形勢幾與江浙戰前相同。但除第六師部外。陳調元宮邦鐸白寶山馬玉仁等。實均不願為齊再戰。陳調元且於二十日到甯。勸齊速自離甯。免啓戰端。而駐蘇州軍隊營長以上各軍官復於二十四日集議。決將駐蘇各軍全部改組。並公推秦洸為各軍總指揮。脫離齊變元節制。服從中央命令。孫傳芳蕭耀南亦電京担任勸齊下野。故齊之此舉。真所謂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不惟不足以保留其固有之地位。徒予奉軍南下以口實。蘇省苟二度糜爛。負責者當為齊氏。京津方面。初以為齊可離甯。不必用兵。不料齊又變態度。反抗奉軍。遂決圖南下。張作霖電段南下奉軍。計分三軍。第一軍長張宗昌。第二軍長姜登選。第三軍長吳光新。均歸盧永祥節制。集中馬廠。調汲金純部生力軍入關。須將京奉各路佈置。以免後顧憂。大軍到徐後。將分兩路入甯。一由鐵道直趨浦口。一由運河經清江下揚州。扼鎮江封。



鎮南京。擬先派先鋒隊。夜張宗昌統率南下。試探路局備車二百輛。輸送津浦路北段十九日已開始卸車。惟大隊奉軍尚未過德州。至奉軍南下。開拔費四十萬。李思浩已付二十五萬。餘不日付。盧永祥截至二十日止。尙在天津。俟開拔費補足。軍隊開拔後離津。日前先派杜純南下。向徐州陳調元。蚌埠王揖唐。南京韓國鈞分頭接洽。蓋猶希冀可以和平收拾蘇局也。十九日梁鴻志奉命赴津。與張作霖接洽蘇事。張主即下計齊令。二十日梁回津報告。閣議決下令討齊。是晚令已擬就待發。因段力主和平。以蘇將領尙未公然反抗。仍取懷柔。遂又擱置。但津方催發甚急。二十一日段又派梁赴津。磋商軍務。願電齊致最後忠告。請即離甯。免釀戰禍。同時電蘇將領。請顧全桑梓。促齊下野。蓋京津對齊是否明令聲討。尙須視齊之是否再圖戀棧抵抗。以爲斷也。又聞齊之所以突然變態。重複回甯者。實受徐世昌唆使所致。故徐之親信吳笈孫已月被奉軍逮捕。而徐亦於二十一日逃離天津。徐之作祟。有如是夫。

江西問題。今後將爲南北紛爭之要點。當方本仁回戈時。與北伐軍訂有條件。(一)北伐軍聯合方軍驅蔡成勳。方任前鋒。北伐軍任後路。(二)驅蔡後。方率部回倒蕭。(三)譚延闓派宋鶴庚魯滌平等部湘軍回湘倒趙。(四)李明揚何成濬等部駐贛。由李烈鈞回贛收拾軍事。但方抵南昌後。即背約。擴充實力。拒譚入贛。常德盛不平。因聯譚倒戈。楊池生楊如軒。湘軍潰退。北伐軍十六日抵吉安後。進逼南昌。方本仁知空言虛阻無益。乃命唐福山一師守峽江第一防線。蔣鎮臣一師及二楊所部滇軍守新淦第二防線。鄧如琢一師及雷長祿部粵軍守樟樹第三防線。並調吳金彪入防。守方氏本人亦於二十一日親赴樟樹督師。北伐軍有五萬餘人。方軍至多二萬餘。方自知不敵。電約林虎派兵助攻。譚延闓已派常德盛駐防贛粵邊境。林軍未得逞。廿三日京津電傳。方有已退九江之說。不知果可恃否。惟李烈鈞二十一日出京赴津。本擬日南下。由滬轉贛收束軍事。而林虎又有離李入贛之傳。聞是則贛局將爲今後大局轉變之關鍵。贛省苟入北伐軍之手。西之鄂。湘東之閩浙蘇皖。均將受有

影響。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者也。

湖北之蕭耀南。阻止吳佩孚殘部入鄂。標榜服從段氏。庶幾可以保位矣。但胡景翼因豫境不日肅清。頗擬乘此時機。會師武漢。肅清長江。令岳維部峻由鄭州南下。已抵信陽。李紀才部進逼武勝關。又調米振標部赴豫。擴充兵力。雖段祇令胡氏逐吳離豫爲止。不欲以武勝等關等處軍用地圖予胡。並派員慰蕭。然而胡之不忘情於鄂。可斷言。蕭因是之故。二十日特宴郭泰祺等。請幹旋省議會。亦開緊急茶話會。決電段氏。請勿任外軍圖鄂。然贛局苟一變化。鄂局常無不變之理耳。

▲南北形勢。北方黃河流域。直魯豫陝四省近況如下。直隸李景林既就督辦。決定財政公開。山東則曹州事件可免用兵。呂秀文部既改編兩旅。陝西則拒劉軍事。固近無動作。惟王琨部將由豫撤防。退陝。劉鎮華不無惴惴。因電段請飭駐豫西。以免奪其陝督。河南則胡景翼就督辦職。保米振標統率毅軍赴豫任幫辦。胡軍沿京漢南下。吳佩孚殘部半已繳械。半則潰散。此後當無能爲力。惟吳則尙在鷄公山耳。

熱察綏三特別區。往日爲奉直爭點。今者熱河已屬於奉派之閻朝璽。察綏二區。段擬昇諸馮部將領。由張之江帶一師二旅。就察哈爾都統李鳴鐘帶一師二旅。就綏遠都統徐鼎霖統率保護京畿。會十六日張家口兵變。十七日張之江帶兵赴張口鎮戍。故十八日閣議。決免張錫元職。以張之江繼察都統任。即晚下令。張於二十日率部赴察矣。同時段令鹿鍾麟暫編第一師長。劉郁芬暫編第二師長。而馮玉祥四次遞呈辭邊防督辦及第十一師長。請廢檢閱使。聲明委宋哲元代師長。大約宋氏亦可獲一師長也。

西南方面。北伐軍入贛。大有進展。已如上述。粵局則林虎既通電擁陳炯明。陳遂於十七日通電。定二十三日赴汕。就粵軍總司令職。十八日由興甯啓程回汕。開辦先兵入贛。攻湘軍後路。然後再行反攻廣州。然入贛之路。已有常德盛部扼守。而東江形勢轉緊。廣州真軍將領亦將出發抵禦。陳林未必能得志耳。



# 曲諧 (續)

一一北

王西樓一名明季有兩人焉。一王磐字鴻漸高郵人。一王田字舜耕濟南人。二王俱號西樓。俱以散曲名家。明人記錄。惟曲律首辨及此。他如王世貞之曲藻。及陳所聞之北宮詞紀。方悟之青樓韻語。廣集諸曲。選皆誤濟南王爲高郵王。殊失真矣。曲律謂舜耕散曲。較鴻漸爲富。然大不如鴻漸精練。曲藻所詆爲淺於風人之致者。指舜耕也。鴻漸樂府。當時太學所存書目。曾列其名。爲世所重可知也。余按萬曆康熙列朝揚州府志。于鴻漸爲人俱紀述甚詳。嘗據以錄于嘉靖本。王西樓先生樂府後。後人之於西樓。轉較西樓同時之人爲謫熟。亦可異已。余既以精麗許西樓。請再以兩詞證之。沉醉東風詠蝶拍云。「莊子夢輕輕按醒謝公詩句句敲成攔斷的燕舞嬌供親的鶯歌應。俏知音千載韓憑獨占了梨園板色名難怪那滕王閣圖形畫影。」就中輕輕按醒句句敲成八字亦正可移作本詞之評也。同樣有蛙鼓螢火蜂衙蚊雷四首。而工緻則莫過於此。又同調賦芙蓉帳云。「繡榻上晴霞亂擁錦屏前秋水輕籠鎖鴛鴦自在魂開蝴蝶逍遙夢笑梅花冷淡家風只爲那暖暹春宵睡思濃翻惹這妖鬟弄寵。」每句之中不離了帳。亦不離了芙蓉。所以王驥德極道其能詠物。惟末句中妖鬟仍是影射芙蓉。謂帳色正如花光。說花光又以人面爲喻耳。乃轉折太多。用意嫌晦。令讀者每誤妖鬟爲帳中之人。斯爲缺憾也。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曰。王磐生富室。獨厭綺麗之習。雅好古文詞。家於城西有樓三楹。日與名流談詠其間。因號西樓。揚州府志亦謂其性好樓居。構樓於城西僻地。坐臥其中。幅巾藜杖。飄然若神仙。一時名重海內。多願與納交。又稱道其能畫。曰。長於寫意。評者謂爲天機獨到。又稱道其能詩。

載其老人燈嘲李夢陽作。余欲于西樓散令中證實以上諸事。乃得沉醉東風夏日即事曰。「銷午夢清茶漱口。趁涼風玉手梳頭。寫芙蓉小畫成題鸚鵡新詩。就愛青山懶下西樓。門外垂楊繫小舟。來問訊的是西湖釣叟。」此老風趣自可想見也。惟另有脫布衫過小梁州作。則於西樓樂天知命。遊戲塵寰之人生。表見猶切。余以吾鄉詞家。工此道者少見。前賢之中。亟欲藉西樓以彰之。故不覺言之不倦也。秋夜同陸秋水湖上泛舟云。「畫船兒滿載詩豪。問先生何處遊遊。水晶宮中。聞品簫。廣寒鄉盡回頭。棹吩咐魚龍隱睡。著等閑閒休。放波濤老夫今夜放風騷。搜詩料翻動水雲巢。一天星斗都顛倒。愛銀蟾水底光搖。我這里用手撈。不覺的翻身落也是俺形神俱妙。飛上紫金鰲。」涵虛評元人費唐臣詞。謂放則驚濤拍天。斂則山河倒影。夫山河倒影。精麗可知。若此則又得毋驚濤拍天耶。

白嶼爲人。詳列朝詩集。其樂府爲環翠堂四詞宗合刻之一。余謂讀蕭爽齋樂府者。能毋賞白嶼之河西六娘子閨情乎。其首曲曰。「海棠陰輕閃過鳳頭釵。沒人處款款行來。好風兒不住的吹。羅帶猜也魔猜。待說口難開。待動手難擡。淚點兒和衣暗暗的揩。」風物人情。四件寫得無一不美。無一不真。而文字于嫵媚中。猶令人覺朗暢。合之涵虛評林。則吳西逸之空谷流泉。張雲莊之臨風玉樹。彷彿似之。有不僅楊西庵之芳妍花柳。呂止菴之結綺晴霞矣。即余以蕭爽二字目之。亦正爲此也。原作八首。此其最必欲再有所舉。則曰。「碧紗廚低映月兒明。我這裏好夢將成。隔窗兒誰送過相思令。聽也麼聽分明。兩地情翻成一樣聲。淚點兒如珠暗暗的傾。」幽曠之思。令人體會不盡。



白嶼有南曲一封書閑適四首。余最好之。開始皆作青溪畔云云。而扇面對中皆寓兩箇小字。聲情跌宕。自成體調。錄兩首曰：「青溪畔小堂四壁。雖空書滿牀。碧岩下小窗半世。雖貧酒滿缸。好山有意常當戶。明月多情遠過牆。伴詩狂與酒狂。睡向西風枕簟香。」青溪畔小園任荒蕪。幾年黃庭畔小箋。任生疏寫半篇分來紅藥春。前好摘去青葵雨。後鮮又不顛。又不仙。拾得榆錢當酒錢。」憶昔都門旅學。與召甫汪君。嬌絃同斷。每夕過從。互傾悽悵。一燈對影。喁喁忘睡。曾效白嶼之體。哀吟達旦。聊當鼓盆。嗚咽之聲。原與白嶼蕭疏之韵不類。轉因格律相伴。乃蟬聯而及耳。然而舊夢重尋。餘酸入鼻。刺刺正復難遣也。錄後兩首曰：「雙燈畔小珠。曾扣鞋尖入畫廚。雙珠畔小鬢。曾顛香裙出繡輿。當時未惜簾前覩。到此纔珍枕畔儲。物何殊。志全虛。事事燈花卜到輸。」雙燈畔小文。淚搓成稿欲焚。雙桐畔小魂。隔窗紗欲近。人待憑孤漏。催情斷。越把相思刻骨真。葉紛紛亂打門。瘦雨零零不忍聞。」

白嶼水仙子廣陵夜泊云：「城邊燭火幾家樓。江上風波一葉舟。月中簫鼓三更後。聽誰家猶喚酒。正烟花二月揚州人已去。錦窗鴛鴦物猶存。青蒲細柳怨難平。舞態歌喉。」雅潔細緻。如古蕃錦。酷似元人張小山作。海浮有醉太平李中麓醉歸堂夜話十八首。一例激越感憤。痛快淋漓。其中云：「笑山人。憎懂怪。野性疎慵。緣何不與世情通。厭繁華。俗冗隱居占一口。白雲洞。家私守一隻。黃蘗羹。羹欠一箇孔。方兄下山來打哄。」又云：「茅庵無片瓦。石洞有殘霞。青山深處住成家。儘胸懷。洒洒飽嘗世味。如嚼蠟。傍觀人海如看畫。閑評物理似搏沙。問山人。不答。」乃自道清貧之樂。與達觀世情也。而白嶼亦有醉太平漫興曰：「深深的草萊。小小的草萊。多山多水少塵埃。任流光過客。好人兒留得百年在。好酒兒落得千

家賣好花兒。常得四時開。大家來合采。夫打哄可當合采。芳菴即是草萊。但一則厭人。一則容人。一則頹唐。一則興會。一則刻露。一則渾涵。蓋海浮才氣雖盛。而心志實絀矣。君子立含養器。固不當如白嶼之寬柔博茂歟。吾前謂白嶼詞近海浮而平。正因別有比較。不可以泥矣。

又如白嶼黑鶯兒詠燕云：「花落燕飛來。棄高粱過小齋。當時故主今還在。門兒半開。簾兒半擡。聲聲只向茅檐外。莫疑猜。綠楊滿院。還是去年栽。」而海浮沉醉東風繕室有云：「數十年遮風庇雨。兩三世閉戶讀書。若不是墻堵欹。怎看出藏修處。記尋常變化龍魚。燕子歸來覓舊居。還認著先生做主。」一則謂雛楊漸長。燕子休疑。一則謂舊屋翻新。以人為記。言外都有幾分寓意。海浮繕室次首尤突兀可喜。附及之云：「也不羨雕梁畫斗。也不羨紫閣朱樓。人都要所事強。俺祇待胡將就。甚的是萬載千秋仔細思量。算到頭單看你兒孫謹守。」警戒痴頑。自非海浮之辣筆。不可所謂四詞采合刻者。即西樓白嶼之樂府。與梁白龍之江東白苧。而冠以元人馮子振之集也。以三明人從一元人編纂。似覺不倫。且子振集並不為何名。而其號則為海粟。與海浮不同者僅一字。或傳者竟誤為馮海浮。為馮海粟。由海粟乃曰子振。亦未可知耳。余因未見合刻原書。未敢妄斷。想當世藏其書者必有人不妨一明之也。

余覺南曲散詞一種甜俗紅腐之習。闕茸委靡之氣。雖不必即由江東白苧一集創。而集中如九疑山巫山十二峯等集。曲體段極長。不套不令。聲律成崑腔之始。自有相當之可貴。而文字則一味鋪排。滿紙娘行多嬌。讀之令人昏昏欲睡。迥非王沈金馮比也。王沈金馮時之南曲。想來猶是元人所創。南曲唱法。自良輔業成。白龍派立。而元音從此永闕矣。故從聲音文字兩方面平衡看來。曲之運終由是而衰。不得謂之由是而振。亦不得謂此時猶無所升降也。良輔猶在功魁禍首之間。而白龍則實無以善位之矣。或謂余此說過于倭元。余一笑而已。



# 中國影片新評

(九)棄婦 出品者長城影片公司

「棄婦」為長城畫片公司最初之出品二十二日試映於維多利亞。予往觀既竟。覺是片在現代中國影片中應占相當之位置。不可以不評述。歸後因就所見。不憚縷瑣。列論如次。

## 棄婦之一幕



其偉 伴醉 尋芳 芷芳 受姑 話評

頗足動人。且對現代社會痛下針砭。背面復隱有提倡女子職業獨立之旨。自是高人一等。且劇末不落團圓俗套。因之感人益深。全劇情節緊湊。穿插得體。雖亦間有小疵。然因無傷大體。以最初出品之成績。已若此。則他日之進步。或未可量。

劇中飾吳芷芳者為王漢倫女士。藝術似已較前有

進步。當其姑鞭責婢女採蘭時。侃侃陳詞。義形於色。及為姑氏詬誶。則敢怒而不敢言。俱見精彩。及入光明書局充書記。為總理楊仲甫調戲。則冷若冰霜。凜然不可侵犯。入後警察搜捕前之憤激。入山時之幽怨。遇盜時之惶急。染病時之苦楚。回憶時之喜怒。均得體貼劇情。使是劇增加精彩。

飾王其偉者為甘時雨君。表演儉夫。尚稱不惡。惟有時失之太過。似覺生硬。至若與月鳳反目後之懊喪。跪求芷芳時之卑鄙。謀捕芷芳時之陰險。均未能作深刻的描摹。劇情未免為之減色。

## 棄婦之一幕



其偉 與新 妻反 目後 跪求 芷芳

飾楊月鳳者為胡彩霞女士。最初與其偉月下談心。差澀異常。嫁其偉後之潑辣。殊肖悍婦身分。惟在劇情上言。則前後個性判若兩人。似覺不甚妥給。

飾光明書局總理楊仲甫者為黃志懷君。描摹市儈小人。無微不至。最妙在何勇陳奇二人入室時。楊止問芷芳廝纏。陡見二人。則偽作啓履取紙。而一副窘

極面目。刻劃入微。入後芷芳辭職。向之索薪時之傲慢。懼芷芳宣布秘密時之圓滑。無不淋漓盡致。全片人材。此為第一矣。飾省議會議長者。亦能盡情描摹官場對人圓滑之手段。初見芷芳時之客氣。並將請願書用手巾包裹。以示慎重其事。及芷芳等告辭而退。則又

心冷



辭請願書接開不願。官僚之假面目。幾為此君揭除盡矣。

總之我人以批評中國影片之眼光評「棄婦」則是片固不失為有價值之作品。即全劇劇員之選擇。亦能取其所長。故結果瑜多而瑕少。未始非中國影片前途之好消息也。

我人試觀羣衆稱頌之名導演家「葛雷菲斯」「殷格蘭姆」等之名片。其妙處在事無鉅細。都有極深湛之研究。故愚以為中國影片導演者於細微處亦宜加以研究。即如是片應行商榷之處。雖屬細事。亦不得不留意者。列舉數事以供參考。愚知賢者從無如流。當不致以狂謬見責也。

(一) 普興機關辦事時間。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止。是片光明書局之

## 斬龍遇仙記之劣點

連演一星期之斬龍遇仙記。The Nibelung。雖觀者人數極多。然其片實非佳構。茲就愚見所及。略為評述於下。

神怪劇之情節。本不足言。蓋既曰神怪。則不能以人情常理例之。雖極荒誕。亦所應然。不能責之也。然是劇情節上有絕大之漏隙。則希格福來

Siegfried 獲於 Nibelung King 之隱身網 Cap of Invisibility。初

祇云能隱身而已也。顧其後與 Valkyer, Queen Brvnkhilda 爭鬥時。

則竟一戴斯網。頓化形為 King Gunther of Burgundy 矣。是平空忽

將隱身網之功用加增。可以化形為他人。殊太支離。而無以自圓其說。此

實為劇情中之敗筆。不容掩諱者也。

斬龍一幕。龍當然是偽物。其形如龍。雖肖一動物。而蠢然一介。殊不類靈

物。且始終伏匿溪傍。未能移動一步。尤顯出其非真物。以此狀龍。則龍亦

未免呆笨矣。吃力弗討好。此之謂也。

鐘適指七時五十分。倘在晨間則太早。若在下半則太晚。且既在辦事時。間而何陳兩人連袂出外。似亦與普通辦事規例有所不符。

(二) 探蘭別墅芳出外。拔菜時。僅携一筐。且無用斧之必要。及拔菜歸來。忽憶遺斧於山。返身往尋。在事實上似嫌欠強。

(三) 月鳳既嫁其偉極。修飾致其偉負債萬元。債款數目與其偉家庭環境似覺不甚符合。

他若佈景攝影。亦均能愜人意。字幕中文俗字太多。且橫列時上下空間太少。英文則純係由毛筆書就攝製。似失美觀耳。

### 一得

末後希格福來為哈錦 Hagen Tronje 暗算。被其以鏢鎗遙擲。自背

入而鎗尖露于胸。雖攝製尚佳。實嫌殘忍之狀太刻露。希格福來屍入王

宮時。復露其胸際創口。血涔涔溢出。為狀尤慘。使人不忍視。較諸吾國舊

劇之「盤腸大戰」及所謂當場出彩者。更為殘忍。意者此片製自德國。德

人野蠻之風氣。固視我國昔日未多讓耶。昔於夏令配克戲院觀「張欣

生」影片時。至割肉驗屍一幕。座有西人喟然而歎曰。My God。今愚觀

於此片希格福來之慘狀。亦將大呼 My God 矣。獨怪座中諸西人。乃

皆不復作是語。抑又何也。

全劇取景。以偉大幽邃為尚。雖有佳點。要皆為其他影片中所常有。不足

稱述。惟火焰山一幕。可為我國他日製「西遊記」影片時參攷取法之資

耳。

余意此等影片。除其佈景可資我國影片界參觀效法外。其餘諸人。皆不



必看。尤以兒童爲最不宜看。庶不致使其殘忍恐怖之狀。印入兒童腦筋中。抑更有慮者。鏢鎗洞背透胸之攝法。苟不幸而爲我國一般無學識之影片家學去。則流毒勢必無窮。行見殺人流血斷臂剖心之慘狀。皆案一

## 東方偶人

(小說)

馬二先生

李蘭度擊球既倦。步入俱樂部。時室中有少年方與一女。郎並肩而坐。情話款款。李微睨女郎。非素識。而少年則其內侄婿潘登也。心滋弗懌。以爲是乃舍家雞而戀野鶩。志趣既卑。用愛尤弗專一。詎今之少年乃多如此耶。既而無線電之音樂忽大作。潘登更挾女郎同舞。往來迴旋。飄忽如風。如落葉之蕩動。如飛絮之拂人。無意中忽潘肘觸李之胸。潘回首睹李。因點首遜謝。而舞猶不輟。李大怒。亟呼而止之。且曰。若妻方延伫閨中。汝乃在此獨樂。何太忍耶。潘聞責。俯首無語。而女郎則大怒。厲聲謂李曰。汝老翁乃敗人清興。李笑謝之。女郎睇李。雖短髭斑鬢。年逾不惑。而英挺之狀。尙非取厭者。因笑謂之曰。吾名阿娜。與潘登爲至友。君亦能與吾同舞否。李又笑謝之。阿娜強不已。李終不爲動。阿娜曰。君之不與吾同舞。外似不屑。實或不能也。以君之年。詎已衰頹。憚於騰踔耶。李不服。而阿娜故作不信狀。李憤求同舞。以自表非衰弱。於是音樂雜奏中。一老一少相持而舞。潘登傍觀。亦復竊笑。念老翁亦或未能忘情也。

舞既酣。阿娜時時折腰後仰。作欲跌狀。李勉力持之。俯仰隨其意。二人之面。相距不三寸。顧阿娜仰首。僅及李之肩際。李偶下俯。阿娜之櫻唇。竟吮及李之左頰耳下。猩紅之胭脂。留爲印記。而李乃弗覺也。舞罷。其他女郎。啼相視而笑。多讚李之能。更有進求再舞者。李出視時計。已在子丑之交。急拒却。而匆匆返家矣。

一現於我國之銀幕矣。爾時苟有責之者。必且譁譁然。引外國影片曾有此攝法。以自解。是則余之所以不憚詞費。大聲棒喝。揭出其不當。冀國人之從事影片事業者。知所去取。而勿徒以盲從效法爲得計也。

李妻瞿麗時。方在家一燈相對。岑寂無聊。念彼豈竟不歸耶。何此時猶未至家。陡聞宅門啓閉聲。李已步入。瞿麗呼之曰。李。何此時始歸耶。君一週中。遲歸已第二次矣。李爲言遇潘登事。而不及阿娜。瞿麗輾然曰。君勸之早回家當也。須知婦人在家。未有不懸念其夫者。深夜不歸。其景况殊難堪也。李知旨。亟亂他語。因曰。兒女何往。瞿麗曰。都早就寢矣。曷往視。相將入寢室。李子方六歲。女九歲。聞父至。僞爲熟睡狀。李輕吻其小頰。女不覺失聲而笑。李大笑。更視其子。則抱一小犬臥衾中。亟揮犬去。兒亦起。大呼阿爸。抱李而狂親不已。瞿麗睹狀殊樂。因撫二孩曰。宜早臥。阿爸亦就寢矣。二孩乃復臥。李夫婦相偕返己室。瞿麗方坐於琴檯子傍。李睹琴。忽憶與阿娜同舞之趣。因要瞿麗同舞。瞿麗哂曰。如許年華。尙欲學少年兒女耶。李固請。瞿麗不獲已。姑起立。勉從之。甫一交臂。忽睹李左頰下之胭脂印記。不覺蹙然心傷。因詰之曰。君何所遇。而留此紀念耶。李茫然不省。瞿麗以鏡示之。李攬鏡自照。始惶然知不能隱。而瞿麗已淚涔涔墮。讓之曰。不謂十五年夫妻。兒女長如許。而君猶有外遇也。抑何忍耶。李急自投。因具述與阿娜同舞狀。且矢言。此後當絕無類此之事。瞿麗聞言。審其情或非虛。始斂啼痕。而餘愁猶深鎖眉黛間也。

數日後。瞿麗之姪女瑪利。忽至。遽伏其姑側。嗚咽不已。問狀。則曰。我夫潘登。近常不歸家。聞人言。渠匿一女。郎名曰阿娜。固社會間有名之交際花。



也。男子耽戀外遇。遂視家中牀頭人爲厭物。長此以往。所不能堪也。惟姑母有以救我。曰。吾何能爲力。亦有說乎。瑪利曰。阿娜近赴紐約。就寓其姑母慧珊夫人處。潘登亦竟隨之行。須求姑丈一行。促之歸也。瞿麗曰。若亦知吾家無多人乎。瑪利哀不已。李蘭度從傍見狀。意良不忍。因慨然曰。瑪利勿哭。余將爲若一行。因亟收拾行裝。匆匆就道。

李固喜游歷。曾旅行於埃及小亞細亞等地。嘗購一偶人。狀極恠麗。眉目疎秀。衣飾皆以錦製。李極珍愛之。爲取名曰西色利。位諸桌上。日恆相對。而生遐想。以爲有人如此。庶可以慰生平。瞿麗每見其注視偶人。輒曰。君對偶人。猶復如此。設遇生者。更不知將顛倒若何矣。相與一笑而罷。一日。李盡坐。偶閱書生倦。小寐中。彷彿身在巨林廣壑間。遙睹一粲者。翩躚而至。衣帶飄拂。厥狀類天人。疾趨赴之。逼視大駭。則宛然西色利之面貌也。方將致語。忽其人已杳。遽然而醒。則身猶未離案也。舉目視案間。偶人相對如故。自笑青天白日。乃遭夢魔。亦不置意。

抵紐約後。赴旅邸安置畢。趨車造慧珊夫人之宅。既至。僕人肅客入曰。主人他出。惟夫人在宅。姑少待。李領之入客室。徘徊審視。四壁陳設皆絕精。未幾。梯上履聲悉索。一麗人徐步下。李視之大驚。蓋長裙曳地。玉臂袒胸。宛然曩日夢中之西色利也。囁嚅間。麗人已前致詞曰。外子他出。貴客忽降。有何見教。李踧踖曰。夫人其慧珊夫人乎。鄙人特以瑣事相瀆。幸恕冒昧。語次。慧珊夫人亦頻頻凝睇。似曾相識也者。亟延之並坐沙發上。李得近芳姿。心懷益復撩亂。幾疑復入夢中矣。因約略以潘登與阿娜之情事告夫人。莞然曰。此小事耳。竟勞大駕。殊不安。姪女阿娜。方就學於此。明日歸來。當命其赴先生之寓聆教誨也。語次。以杯茗奉李。李受之。而柔夷觸處。益覺心醉。夫人又曰。先生來此。理弗見外。余似曾於何處見過先生者。

今日之晤面。殊非偶然。李聞言愈驚。念豈此卽所謂前緣者耶。方擬傾露其意。忽一肥男子步入。李急起立。夫人爲介紹曰。此卽外子。又指李曰。此李蘭度。爲我家阿娜事而來者也。肥男子領之。與李握手。仍延之坐沙發上。且曰。客爲吾家事遠來。宜同家人。勿見外也。李審其人。年可五十外。鬢髮斑白。肥碩可憎。然重以夫人故。不遽言別也。

翌日午後。阿娜造李寓。李語以潘登事。且曰。吾姪女瑪利。坐是住吾家。日夕悲啼。已三日矣。吾因是不能不來。促之歸。阿娜怫然曰。汝不能使汝姪管束潘登。而令我拋棄心中至念之情人耶。誠老悖矣。語已。大哭。李無語。知不可理喻。阿娜哭已。復曰。我不能允汝言。汝能使潘登自歸。則可矣。語畢。掉李不顧去。李方欲更追之。回而待者忽進曰。密散司慧珊待先生於園中。李疾往。則見羣花映掩間。夫人衣輕綃。含笑而立。李向前致寒暄。夫人殊嘿嘿。惟凝睇相對。李睹狀。傍徨不能自主。因以阿娜語告諸夫人。夫人喟曰。男女之愛。本非人力可強。其間之離合。悉有定數。卽如君此次之來。亦豈偶然也耶。李聞而愈覺不克自持。顧審彼美有夫。亦未敢造次。夫人囑其欲前。又却之。神情微笑曰。君猶不喻吾旨耶。因趨前。出玉臂。李受而吻之。相將坐花深處。款款作深談。阿娜之事。不足道矣。

又翌日。夫人忽以電話邀之過宅中。李既至。則夫人之夫。方得波士頓急電。爲貿易事。將整裝矣。睹李來。卽謂夫人曰。卿在家寂寞。勿戚戚。李蘭度先生。宜多留數日。庶可相伴也。李方遜謝。而夫人遽命僕。謂李蘭度先生。客邸行李。可移至宅中下榻。是時夫人之夫。既就道。李亦墮入情網之中。不克自解。而其妻瞿麗。則方在閨中。盡極盼其歸也。幸瑪利猶可作伴。然瑪利又自有其心事。常帶愁容。鎮日相對。愈增不懌。

李與夫人燕處既數日。恆相偕赴游樂之場。劇館。跳舞會。恆見雙雙並坐。



僕猶伉儷。一夕。阿娜挾潘登及少年數輩。同至某跳舞會中。忽遇見李與一麗者並坐。審之。姑也。亟肘潘登而告之。潘視之。果然。阿娜冷笑曰。老翁外示老成。乃亦爾耶。潘登則逕於稠衆中趨李前。招呼李與夫人出不意。皆大驚。顧貌猶伴爲鎮定也者。潘曰。聞五妻在姑處。殊不安。明日歸矣。李領之。比歸。乃繕一函致麗。麗得函。促瑪利歸家。命僕人於夕間備晚餐。事既畢。行亦整裝返家矣。麗得函。促瑪利歸家。命僕人於夕間備晚餐。二份入夜。明燭高燒。盛妝以待。久之。殊無消息。極無聊。方擬自食。忽聞門鈴鏗然。以爲必李歸矣。詎僕入。則郵卒更以李函至。急拆讀之。大致謂前兩甫發。而地主殷殷相留。未便過却。尚須勾留數日。始能返也。麗悵然。並命僕撤去一座。抑鬱獨餐。餐已就寢。不復擬待良人矣。

李之欲歸也。慧珊夫人留戀不舍。意至纏綿。李慰藉再三。殊難拒絕。因復留。而更發一函以慰麗。麗小知麗之且必日夕盼望也。數日後。終不能不歸。慧珊夫人送至車站。含淚揮巾。狀至悽惻。李一路亦思念不已。既抵家。麗麗歎然相待。而李相對殊落寞無多語。晚餐罷。麗曰。君住慧珊夫人家多日。何不一言其家庭狀況。李曰。其夫他出矣。復何所言。麗曰。然則慧珊夫人獨無一事可言歟。李不語。麗又曰。聞夫人亦爲社會中要際能手。詎君已爲伊所惑耶。李仍不語。麗至是大疑詰之曰。君果愛麗婦者。何遽歸乎。李仍不語。麗審其狀。良確。則大怒憤然曰。不圖十五年來。乃得如是結果。君既愛彼。請即去。勿留此語。已伏案而哭。李前欲勸之。乃不能得一語。麗憤極。覺李手觸己。遽攫案間一物擲之。李疾避。已傷頰皮破。血涔涔出。李亦憤。提篋復行。麗詛之曰。去去。去。即勿再見。李若不聞也者。

李既出。復往紐約。慧珊夫人喜出望外。顧所慮者。紐約俗氣。耳目衆多。

雖情願處。尙難自由。偶借出遊。必多方迴避。熱火耳。目不能暢也。因其謀游。李曰。昔在埃及。頗多興趣。每擬再游。苦無機會。曷同往。效蜜月之旅行耶。夫人肯肯。

既登舟。聯臂立船舷。望見水天蒼茫。胸懷頓暢。方在喁喁。忽有人遙呼。密散司慧珊者。驚睇之。則其夫之友某叟夫婦也。夫人急舍李而相招呼。叟夫婦既見李。非其夫亦不便多招呼。匆勿別去。而二人則飽受風塵疾歸。船中不敢再出矣。

抵埃及後。赴客寓。例事。旅客必將姓名登簿記。李執筆猶疑。將書某先生與其夫人。而迴首又見前在船中之叟。踵至。因急塗却。更分書某夫人。李蘭度先生於簿而入。

是時。方在初秋。熱度極高。夕陽既下。猶覺餘熱蒸人。夫人殊不慣。揮扇不止。而口渴心煩。意甚不耐。語李曰。此地大非佳境。明日當他往也。李曰。奈鄉間有一友。曷往依之。當較此間空氣佳也。翌日。二人御摩托車馳行林落中。顧太陽極烈。車雖有篷。殊不足以禦日光之熱。夫人倚坐車中。嬌喘不已。凡二小時。始抵友人之居。友名喀來。聞李至。出迎。且意車中必其妻麗麗也。見李握手後。即狂呼麗麗而奔赴車前。既睹非是不覺錯愕。却步。李亦難於自解。因謾稱此慧珊夫人與吾同行者。不幸途染熱症。將求就醫。不審此間有醫院否。喀曰。醫院殊遠。此間一土著客棧。可以棲止。容爲覓醫診視。因指示其方向。李復驅車往。

所謂土著客棧者。淺陋殊甚。而熱氣更甚。夫人抵是間。已不能起。偃臥榻間。神容慘淡。入夜。醫生來診之。謂是內邪中伏。受暑外發。熱極危險。李聞言怖極。喀勸李以電報告夫人之家。李不可。祇得勉目振起精神。爲夫人侍湯藥。



三日而後。夫人病彌篤。執李手。謂之曰。我自分無生理矣。今始悟得愛情。不可強求。我因所遇不淑。常欲行我自由。顧幸得遇君子。雖已相愛相處。而自由乃終不可得。行動居處。在在皆須避人耳目。仔細思之。亦復何味。李痛哭失聲。俄而夫人已奄然化去。

夫人既死。草草成殮。李客中益復寂寞。悲不自勝。喀勸之歸。李不應。喀曰。君不顧妻室。獨不念子女耶。李聞言。視案頭。則昔贈喀之圖家小照。猶在。詳視照中。子女皆盈盈欲笑。不覺怦然心動。即日束裝。買輪歸故鄉矣。瞿麗自李行後。撫子女獨身過活。久亦安之。然心頭未嘗不念遠行人也。

## 犧牲者

(小說)

「噹!噹!噹!聽呀!李榮!不是八點了嗎?糟了,和你住在一塊兒,總算我倒霉。」

「繼明一邊掀開被窩,一邊高聲的說。」

「你又在那裏跟我裝正經了。校裏不是罷了課嗎?好在沒有事情,你忙個什麼?」李榮鑽在被裏答着他。

你這人真不懂事,老趙約我八點鐘準到萬牲園,我們溜冰去,你老是說早得很,我真要罵你是個搗亂鬼了。」

「我怎麼?」

「你一定要得博士了。」

「繼明!李榮!你兩個大清早就在吵架我多遠就聽見了,」真是淘氣俞銓走進他們的屋子這麼說。

「繼明!你看又來一個裝正經的了,我有點替你們害臊。」

偶於日報中。見一婦人小照。其下註謂。慧珊夫人遊於埃及。染熱症。歿于逆旅云云。瞿麗讀罷。心爲之酸。念李蘭度棄家不顧。即爲斯人。今乃得如是之結果耶。時其女方倚於懷中。仰面問曰。爸何久不歸。瞿麗溫語之曰。兒勿念。汝父行即歸矣。女始跳躍去。數日而後。忽有叩戶者。啓視之。則果然李已歸來。瞿麗方將代爲去外衣。而李意殊不忍。亟欲自白其往事。瞿麗笑曰。固已知之。君遠歸。宜先休息。往事容徐言之。不亦可乎。李始爽然。自是夫婦之隔閡悉去。相愛如初。而李購自東方之偶人。已早爲其妻撤去。不復能人李之夢矣。

(完)

創我女士(來稿)

「誰跟你們鬧,我是跟你們說正經話,剛纔學校掛得有牌出來,叫我們九點鐘到禮堂去開會,李榮你還不快起來。」

「課都不上了,還有什麼會開呀!難道還要叫我們出錢維持教育嗎?靠不住!要那幾個『國立』的字做什麼?他們開會我是不去的,李榮你去不去?」

「我去,怎麼不去,我又沒有好朋友約我去玩哩!」

「管你好朋友不好朋友,吾去了,」繼明拿起溜冰鞋溜煙似的去了。

「繼明,快轉來!轉來!有一句最緊要的話跟你說,」俞銓不住的喊。

「什麼話請快點說吧,不然我又要走了,」繼明掉轉頭來,向着俞銓說。

「繼明!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聚會了,以後不知什麼時候開學,才能聚首一堂啊!所以我覺得你要去才對,以後玩的時候很多,就是我罷,本來打算跟我表兄學打麻雀呢,以後什麼新世界,游藝園,萬牲園,都是我們底世界了,爲什麼你一定要忙著今天出去呢?」俞銓用着很誠懇的態



度說。

「那麼等我把冰鞋放好，我們就一塊兒去開會，莫忙！我還有一隻呆狗，牽他一塊去。」

「你又在說謊了。」俞銓說，

繼明也不理他，祇將一根帶子向李榮的頭上套下去，說「老俞，你瞧，這不是我的呆狗麼？」

一間矮而小的禮堂，充滿了慘淡的景象，同學們都很肅靜的坐着，再也沒有平常上課的那種嘈雜的聲音，講台上站了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手裏捏着一根教鞭，指着黑板上的「教育末路」幾個字，停了許久，才聽見他嘆口氣發出話來道：諸君！不想今天竟是我們最後的聚會，諸君要知道，這次事情也是實出於萬不得已，從前雖曾經罷過課，不過僅僅八校。所有附屬學校，並沒有罷課，現在連小學的一點經費，都沒有法子維持，前途還有什麼希望？這也是數萬學子的不幸，真是言之痛心！政府欠了八校的經費，已經十多月了，幸虧各校教職員熱心，勉強維持了好幾個月，現在確實不能支持了。諸君試想大學校的教授，每月有幾百元進款，現在都說支持不住，何況我們只有幾十塊錢的進款，柴米油鹽醬醋茶，那一樣不要錢，八口之家，能夠禁得住欠十多個月的薪水嗎？不客氣的告訴你們，我家裏連吃稀粥的錢都沒有了，現在我不是僅為沒有養家的錢而悲，我是為數萬學子的前途而更悲，我們不幸生在貧弱的國家，更不幸處在這萬惡的政府之下，青年的前途，都摧殘在殘暴政府之手，這是何等的痛心！何等的恥辱！諸君可不要忘記了，匈奴未滅何以為家啊！」

「繼明！你哭什麼？剛纔你不是不願意去開會嗎？現在又在這兒貓兒哭

老鼠假慈悲！」俞銓很帶譏諷的瞧着繼明說。

皎潔的寒月，冷淡淡地偷從窗隙照將進來，更覺無限的淒涼，繼明躺在床上向着俞銓說：「陳先生今天說的那些話，着實痛心，使我永遠都不能忘記，唉！這個東西不去，實在是教育界的大障礙，現在我到想着了一個方法，老俞，你能挈我成功嗎？並不是替我挈忙，實在是為中華民國的教育界幫忙走！我們去偷老李的那枝手槍。」……

「繼明！你真是瘋了嗎？這事是你能力做得到的嗎？我勸你快別說這些廢話，不是好玩的啊！」俞銓帶着怒聲地說。

「老俞，你太多疑來！他們不是感受一樣的痛苦嗎？」

一會兒又見俞銓走到繼明面前說：「你不要胡想了吧！你真是自不量力，北京的大學生還少了嗎？學問比我們好得多，智識也高得多，未必不知道痛苦和羞辱，他們都還不行，何況你，不要瞎想了，明天我們到慶樂園去聽金桂芬唱『捉曹』去，

哼！你這個冷血動物！我還以為你是我的同志，那知你是一個破壞的東西，動輒就將大學生來作比例，我告訴你吧，真正要為人羣謀幸福，必定要能夠犧牲，你看辛亥革命以前，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他們雖死，可是他們的靈魂終久造成了一個中華民國，老俞！流血是我們最後的勝利！最後的勝利，就是要拚着流血！」

「我沒有血，即使有，也是冷得凝結了，你有血快去儘量的流，好得你最後的勝利，」俞銓盛怒的說。

咳！這顆脆弱的心，已被「最後的勝利」震得碎烈了，我記得秋瑾有兩句詩「高堂老母垂白髮，同調無人眼不青」可想見伊當日的情況，也和今日的我是一樣，」繼明獨自思量着說。



「瑟瑟的北風，吹得人渾身冰冷呀！好冷呵！萬里外的雙親，你們可知道你親愛的兒子，今晚作了新華門的犧牲者嗎？親愛的朋友們，你們無事的時候都說是同志，現在怎麼一腔血熱被北風吹得冰涼了嗎？咳！我的血是熱騰騰的，應該我去流啲！流血才有最後的勝利！前面不是來了嗎？定是坐中間一輛的，對了！對了！上帝！上帝！佑我！佑我！成敗也就在此一舉。」

## 一幕

（小說）

剝啄的叩門聲。驚動了書室裏的雲生。他回頭問了幾聲是誰。門外似乎還不會聽得。只是將門兒敲着。雲生放下了書具。整了整衣服。跑到門邊去開門。

這時候門外的女子。很急促的走了進來。伊有秋水似的眼珠。桃花似的面龐。可是在伊的面上籠罩着一層憂急的神情。雲生這時看得呆了。站在門口不動。這女子停了一刻。顫抖着說道：「先生。請你將門關了。」雲生被伊這麼一說。纔關了門走近伊的身旁。

伊很羞澀的向雲生道：「先生請原諒我的鹵莽，我因為有一件關係非常重大的事。不得不在此地暫時躲避一下。諒來先生也不致於將我攔諸門外吧。」雲生打量伊的服裝。是個中等人家的打扮。雖然來得奇突。可是照伊那副神情和緊蹙的眉峯。便知道伊確有為難的事情。當時便回答道：「女士。放心在這裏。沒有什麼要緊。」這女子聽了似乎鎮定了些。便時將眼光轉到雲生不曾完工的圖畫上去。

雲生道：「謂女士恕我冒昧。不知女士究竟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要這樣驚慌。我們雖是初見。但是女士告訴了我。或者我能為女士一臂之助。」

「先生的盛情。我很感激。但是恐怕先生也無能為力。我如今是逃出來

「他自言自語的說着，同時將那手槍向間中的汽車放去，不想那迅雷似的汽車，開得真快，剛一轉角，已將他撞在地上了。」

慘淡的長夜，懸着半輪殘月，照見地上的犧牲者，身旁流了許多的鮮血，瑟瑟的狂風吹着，可是那地上流着的血，還裊出一絲兒微微的熱氣。

心冷

的。我逃到半路。瞧見後面追的人快趕到了。所以到這裏來暫時躲避。」

「那麼女士究竟為什麼事情要逃出來呢？」雲生很奇怪地問伊。

「不瞞先生說。我因為家庭間要逼迫着我和一個不認識的人結婚。明天就是婚期了。我好不容易偷偷的跑了出來。心想去尋我的……」說着。臉上一紅。止住了不說。

「女士是想去你的情人嗎？」

「可是在半路上已經瞧見追的人來了。要是不進來。那麼我便要被他們捉將回去。度那牢獄般的生活了。」

這時候剝啄的叩門聲又起了。雲生忙問是誰。外面答應道：「是送快信的。」雲生站起身來道：「這麼晚的時候。還有誰寄信給我。」說着便去開門。

門開了。何嘗有什麼郵差。進來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後面跟着兩個僕人。一眼望見了那女子。便指着罵道：「這個不要臉的丫頭。你跑到這裏來就算好了。我替你配的那個人家。怎麼不好。四十歲的人。算老了嗎。只不過差着十幾歲呀。你就嫌他了嗎。他是縣公署裏的科長。總比窮鬼好呀。我看你脂油蒙着心。在這裏發瘋。快跟我回去。」他一面罵着走



近女子身邊。正想去拉的時候。只聽見女子向後倒退了兩步。從袋裏掏出來一柄小刀。在頸項裏一抹。砰的一聲。倒在地下。

雲生聽見自己畫室裏出了這麼的一齣慘劇。只是發愣。冷不防這老頭子回過身來指着他道。「你這個流氓。勾引我的女兒。好好我跟你算賬。……來呀。」一個僕人過來站着。老頭子道。「區裏去叫人。」僕人答應了一聲。退了回去。

雲生道。「老先生。你要放明白些。我和令愛。是素不相識的。怎麼說我勾引伊呢。」老頭兒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不勾引伊。伊怎麼會到你這裏來。你誘拐閨閣千金。該當何罪。你還賴。賴到那裏去。人不在你屋裏嗎。難道我冤枉你不成。」

雲生聽他發瘋似的。索性不去理他。

老頭子跑到女兒身邊。只見伊經已氣絕。便指着篤道。「這種丫頭。死不足惜。」回頭又向雲生道。「人死在這裏了。你打算怎麼。」雲生仍舊不響。

在沉寂的畫室裏進來了兩個警察。老頭子指着雲生道。「不要讓他跑了。」一個警察過來將手鐐在雲生腕上鎖了。牽了就走。雲生回頭向那地下死着的女子道。「女士。你竟不能替我證明一下嗎。」一個看守屍首的警察看了看死人的臉道。「死人那裏還會說話。去吧。不要麻煩啦。」

★ ★ ★ ★ ★

台上的幕閉了。音樂的聲音又作了。

那台下的看客。都一個個交頭接耳切切的議論。替雲生叫屈。有幾個女客。還不住的手怕兒揩着淚。後來怕人家瞧見。難以爲情。便從提袋裏取出小鏡粉撲。勻勻地將臉上又拍上一層香粉。

## 中華皮鞋有限公司

發行所 南京路拋球場



雨天皮鞋  
包不漏水  
每雙定價  
六元五角



# 前期勘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蘇省今後之財政與兵額	二上	八行	徐淮海	徐淮海
國內一週大事記	一下	十六行	杆格	杆格
	二上	二十行	預算底	預算低
	三上	十六行	紐約絲倫	紐絲倫
	五上	三行	來甯	來電
	七上	四行	自援	自殺
	七上	七行	廢制	廢除
	一上	十四行	同以	同爲
	二上	六行	嘲老妓	是嘲老妓
	二上	十一行	習些	那些
	二上	十二行	怎當地	怎當他
	二上	十六行	蕭爽蕭	蕭爽齋
	二下	八行	密裏	一密裏
	三下	二行	也最	世最
	二上	二十行	明珠	明珠
	二上	念一行	可疑	可疑

曲諧

離婚以後

靜坐整

容妝欣

然讀報

章婦科

白鳳丸頌

美聲

洋

(江頭人)



白鳳丸不特調經活血且有  
開胸散鬱之妙婦女之多愁  
多病者久服自覺心氣舒暢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價目 一品每九洋一元加料每九五角又二角半○小  
目九每兩五角○單料每九一角小九每兩二角半○小

著名良藥 化痰 橘紅半夏露 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  
痰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

一 止咳藥茶 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見 神效泡飲利便每盒五角每包一角 玉樹神

油 此油止血藥痛第一聖品如患湯火燙傷刀傷疔癰 濕毒無名腫毒大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 萬應如意

油 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四鄰 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

分函購即寄藥目過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  
對門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  
一〇六號